



丙子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奏狀劄

直前劄子四明十

奏狀劄

馬氏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因賜對輒論及兩宮情意未通事印可

聖慈澗恩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愾烟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

間之人所有施行以擇期阻則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何以過也雖糜捐無以報稱比至奏入竟留不下臣切自

咎責非陛下之不聽臣言實臣負陛下耳以此不避煩

瀆再有陛下臣聞天倫骨肉自然恩愛偶有嫌隙至相猜疑

考之載籍或以如此然而秉彙之性不可解剥同氣相求終

易感動是以方其懷疑若將終身而不合及至感悟則又俄

頃而如初往往喜極至於流涕豈同他人各有異志雖以盟

誓相要竟亦關防不已者乎又况陛下父子聖明同德舜

禹造至今日尤非本心苟反求於一念之初則向待於多言之切且 陛下獨不記 壽皇之疎魏邸乎自古廢立出於愛憎 壽皇此時果何心耶而 陛下忍忘之也若曰離間之人則亦宜有緣故究觀前代多是姦臣因懷反側之心遂行鬪喋之計為此向背皆以自危今之羣臣豈有是事蓋亦嘗得罪於 陛下則必不赴愬於 壽皇人情曉然可以洞察假使近習妄自分朋間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時暫欺蔽初非要害可造事端雖是合正典刑何足尚煩聖慮此臣所以日夜痛心以為 陛下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至此也抑臣不識聖意今將聽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而為父子初歟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不得相見歟昔者虞舜欲見吾父於生前日號泣于旻天訖於克諧萬世誦聖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作歸來望恩之墓天下聞而非 而事已無及

成永恨二君之心大抵畧同遲速之間得失相反臣恐陛下今日之不為虞舜而他日之將為漢武也臣言及此亦既泣下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官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 陛下將退而就誅戮矣臣不勝迫切之情取進止

乞致仕狀 四月二日

右臣伏以車駕久不過重華宮起居實皆羣臣之罪而罪莫甚於臣身為近侍而陷君父於失德有臣如此將安用之今欲守本官致仕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乞對劄子

臣十八日進對劄子乞以此月扈從車駕過重華宮起居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 陛下將退就誅戮矣二十二日逐具奏乞守本官致仕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臣迫於威命當日乞直前奏事更竭狂愚以畢區區之義而後去欲望 聖慈赦其萬死速賜指揮臣不勝祈天俟命之至

直前劄子 四月二日

臣竊觀兩年以來以不過官諫者衆矣誦說義理條陳利害非不詳盡非不激切而 陛下曾不加聽間或聽之亦不過勉強一出近者且以面從為聽嘻笑不加恠矣獨臣私念以為 陛下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故自去冬凡四請對每於 陛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往往陛下為臣傾倒一無隱情臣亦益得肆其狂愚無所諱避放解而件析之誠冀聖懷曠然大悟起居飲食務自安和號令言語務自平允其在外朝不必事事過為留難其在內廷不必人人過為猜慮如此則淵衷寧謐天性自見何待臣下固

要力請乎而 陛下以臣言之故釋然無他凡三感悟於此矣去冬令臣宣諭兩府朔日取旨前月令臣更入文字付外施行最後十八日復諭臣以早來曾許丞相以十九日命駕退朝之後便降指揮臣數四懇奏而玉音亦數四響答此陛下三感悟之幾也然今日確許明月中變不唯中變而又號召大衆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假如 陛下有一人可信有一策可取有一日清明在躬豈至此乎臣所以惶恐跋踖前此對後輒乞補外於今極矣耳即誅戮納祿謝事猶是自營而非臣之敢要君也天度寬容降旨不允臣敢不更自殫竭以畢區區之義臣聞抱虛恐者端實禍懷憂者得真疾何也此心最靈功伴造化一有所蔽皆成定力自非聖賢未易開悟甚者無故及於亂亡昔漢武帝征和間居建章宮見一男子收之弗獲而巫蠱始起又常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

欲擊帝帝驚悟因是體不平忽忽善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
莫敢訟其寃者已而有侯園之禍隋煬帝大業初內殿火帝
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久定乃還自後每夜眠中常
驚悸云有賊至以甕貯毒藥謂所幸姬曰賊至當飲之已而
有江都之禍由今觀之征和巫蠱本無是事只緣武帝疑心
不解姦臣實緣卒禍其子大業盜賊亦無是事只緣煬帝疑
心不解左右壅蔽卒禍其身臣故曰此心之蔽甚者無故及
於亂亡二君是也 陛下不過宮豈非誤有所疑乎臣不識
陛下何所疑重華耶道路之言不以為責善則以為猶吝
權以臣計之二者皆誤也且 壽皇責善為天下計為社稷
宗廟計耳假使 陛下政事脩明人心愛戴則 壽皇之願
得矣尚復何辭 陛下不是之察豈非誤乎若曰吝權則進
退百官必與聞其人罷行廢政必與聞其事而五六年來天

下不見其有此也但見 陛下懷不自安動輒阻惑以其
為欺雖大臣死亡而不信以其事為怪雖細民疾災而不恤
又豈非誤乎夫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信而成不
療之疾臣切以為 壽皇不能禍陛下是 陛下自貽禍也
臣言不足聽分當未棄念此違離不宜自他復為 陛下
側言之伏惟鑒隋漢之所已往而採其將來國家之福也兩
官之所期待也非獨臣之願也臨紙涕泣廢幾萬一取進止

奏事後申三省樞密院劄子

某輒有管見僭越申稟二十六日直前奏事嘗乞差遣上臣
察調護兩官上云此却是好商量朕裏面人不中便不會說
話不能委曲道朕意思待差文臣恐他輩不肯擔荷如此等
事如何則好某奏 陛下高爵重祿養許多士大夫雖使犯
難赴死亦當向前况是諸重華官傳旨聖意有何不測不肯

擔負但乞宣諭大臣如此處置上極以為然且云待諭與幸孰某因檢照得中興會要在 孝宗時以叅知政事錢端禮充德壽宮使一時應合奏重事件多藉端禮之力有此故事可以舉行今來若於親王執政宗室戚里中差近上臣寮一人充重華宮使自後應合奏重事件令得往來傳旨庶幾不至阻隔某以管見如此遠以上達天聽欲乞朝廷特賜教養施行

小帖子靖康初顯謨閣待制譚世勛李熙靖主管龍德宮資政殿太學士王易簡提舉龍德宮併乞鈞照

再乞致仕申省狀

照對某昨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又於二十六日直前奏事而納劄子以申請欲望朝廷特賜教養連降指揮

再乞致仕狀

右某再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七日再准省劄備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某非不知隆天厚地之恩何敢更有煩瀆伏念某自今春四次請對頗竭愚忠誠冀幸上意開悟父子如初而天聽甚卑反覆諮度蓋已確許矣而竟中輒某是以痛自咎責上孤任使而有此請不謂聖度寬容再降不允指揮感極涕零未知所報重念某危懼若此當若誠意學術尚有毫髮可以自効豈忍納綠謝事求便其身區區迫切姑附不能者止之義欲望朝廷再賜教奏早降指揮施行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候指揮

奏事劄子五月

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以得人心也所以失天下者以失人心也非獨以父子之私也苟得人心雖其父不得以天

下私諸人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昔者禹薦益於天將以天下繼也而謳歌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禹卒不與賢而與子故曰苟得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諸人啓是也秦人自以為萬世有天下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欲以一至萬也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故曰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胡亥是也共惟 陛下今所憂疑豈非以不得愛於壽皇乎夫惟以不得愛於 壽皇而鬱鬱終日以失天下為懼於是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舉世為之惶惑而不知怪臣恐 陛下之憂不在聖父而在人心也何者假如萬一 壽皇誠責善誠猶吝權而天下歸心則陛下固有辭於 壽皇矣壽皇雖不責善雖不吝權而天下離心則雖壽皇亦無以為 陛下計者是故疑壽皇者虛憂也失人心者

實禍也此理曉然不待智者而論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參常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班者是失舉朝之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譴矣或詐為詔書敢於指斥是失舉國之心也且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猶曰為憂疑 壽皇故也若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他如班直待試於殿庭侍從待命於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記是於 壽皇何預焉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又所謂舉世為之皇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伏下之士皆苦晏朝已報班矣有睡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人情利親而患疎今自閤長御藥卒不得一至左右間嘗一日逐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起發臣又未知官閫后妃之心

果如何 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歟不謂之人人自危
歟 陛下博覽載籍閱義理熟矣亦嘗見自古人主孤立如
此人人自危如此而可晏然無事乎今天下本無事而
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此方且曰吾計當如此吾不可放下
矣而專欲盛怒益不容解則古所謂肘腋之變蕭牆之禍殆
不可謂今直無也豈不甚可畏哉雖然破疑為笑在慶類之
頃則轉禍為福亦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敵國對
聖難平也非若強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
也徒以聖意憂疑 壽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然則
人心帖然矣故今日過官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官則人
心以明日解然則 陛下何苦執滯而為此岌岌也在此易
之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前張之孤後脫之孤匪
履婚妬往遇雨則吉說者曰睽孤之極見豕負塗甚可穢也

載鬼盈車吁可怖也方孤孤以攻矣而其極必變變必通俄
而脫孤則無為寇之患有遇雨之吉者陰陽和也孔子之象
曰遇雨之言羣疑亡也人有此事則易有此象 陛下今日
非偶然也極則變變則通此其時矣獨奈何弗悟乎臣前後
論奏以干冕旒大抵務為開釋冀自感悟而不忍以危言傷
聖懷念當謝事納祿永辭闕庭是以復誦人心可畏之說以
望裁擇惟 陛下速圖之幸甚幸甚

奏事乞休致劄子

臣輒有迫切之懼仰干天聽臣凡再乞休致再准省劄奉

聖旨不允伏念臣心方衰憊難以復備使令欲望聖慈速賜

處分取進止得旨云甚好甚好當日解官歸鄉而納休致劄子

尚書省

辭免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申省狀

准温州進奏官遞到省劄一道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傳良除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伏念某立朝無補分當
斥誅聖恩寬大許還田里退惟僥倖感極涕零不謂納祿未
久成命已下寵以秘府論撰之名專以親王勸誦之職自昔
寬朝無此恩意人非土木豈不知奮重念某學術衰落不堪
復備使令加以匆匆去國適當夏潦暑濕相搏遂成脾泄之
疾雖欲勉強支持不前所有上件恩除無緣可以祇受除已
將省劄送温州乞備所申繳納外欲望朝廷特依所乞令守
本官致仕追寢上件

繳奏施行

辭免祕閣修撰贊讀與廟堂劄子

某輒有迫切之懼仰干鈞聽伏念某一介疎庸及此衰晚誤
玷朝列迄無補報內負初心外慚公議惟有去官庶安愚分
况自陳乞休致以來疊奉隆旨未遂其私及再請直前奏事

朕盡拳拳之義必以學術空疎天聽高邈幸蒙從欲分當永
棄今者休致未久除書已下寵以論議之章專以勸誦之選
在君父可謂隆天厚地之恩在臣子益有深淵薄冰之懼瀝
誠斬免所以九頓首於洪造也其惟少保大丞相先生諒人
心之不同期時事之攸濟夫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奪
時事難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有如其官置閑散又况玉音
在耳不敢誣也干冒鈞嚴無任皇懼墮越之至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奏狀劄子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温州遞鋪傳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侍良依舊除起居郎無權中書舍人令疾速前來供職
臣不勝螻蟻之誠仰干宸聽恭惟 陛下因天入之心應帝
王之運屬 壽皇之喪紀以聖父之倦勤稟命慈闈嗣服大
寶雖舜察人倫武王達孝孔子聖之時春秋變之正無以過
此宗祀幸甚天下幸甚臣偶緣末學嘗備勸誦潛飛之際攀
附何榮而首被明綸趣還舊著維新之命獨先衆人豈臣區
區所敢當此况臣立朝屢年曾乏涓埃之補幸蒙 上皇矜
憐齒髮將近朝露放還田里俾全晚節而 陛下顧以簪履
之舊尚欲使令此臣所以跋躄不遑須至控免伏望

陛下察臣平昔素非矯飾念臣衰遲已是頽惰特收誤恩以示初政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中書舍人狀

准温州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傳良除中書舍人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竊惟古者設詞令之官初意不過以人主勸懲罷行之政既與一三人臣共決之矣至其播告發明馮之簡翰則苟能言者皆可便奏伎於其間不必人主一一親也久之而言益行官益重蓋命令之有不當於人心者輒得封還始與聞政矣至於本朝遂與諫官御史給事中三數人者最用事如是其人少不稱職往往能為天下患不但言語上不工也恭惟陛下龍飛急於審官方將博求天下俊良而如是官者尤所當謹擇也如臣學術荒落重以衰惰獨柰何先天下士玷此

選也以為潛藩之舊則示不廣以為攝官久則嘗不善於其職矣是皆不可矧茲惟新之命夷夏屬心不宜除授令人竊議臣所以不彈煩瀆仰干天威伏惟思詞臣之重守家法之嚴而先衆俊謹新政特獲誤恩昭示中外不勝幸甚

再辭免狀

右臣昨具奏辭免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事今月初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者恩深感極豈敢固辭伏緣臣昨來所奏文字意指姑為 陛下請辭令之匪輕明舉措之當謹而未嘗及臣進退之義是以天聽未回俞音不下須至煩瀆再輸悵悃臣聞潛邸舊臣號為攀附其侍御使令之人耶則不過奉命承旨故其人志在恩寵但以畏謹避權不預聞外事為義其切磋講習之人耶則嘗敷陳治道啓迪心術矣故其人志不在恩寵而以不徒空言

欲見之行事為義二者甚不同也臣愚不肖不謂遭際備數
勸誦凡向者反覆言之正有望於今日陛下誠尊所聞誠
行所知以此答天心以此裕民力則萬世之下臣與有榮耀
焉即雖不在左右死且不朽况陛下以睿哲之資日進不
已加以方今百官之富非特往時二三僚佐之比如臣陳言
不足施行陛下誠斷自今博求俊良與圖新政將所聞益
高明所知益光大矣即臣雖不在左右亦死且不朽苟惟不然
皆恩寵爾况臣以休致之餘動關物議又與見在職者事情
不類所以不敢冒昧於一來也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除已
具申尚書省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侍講狀

臣昨准尚書省劄于備奉 聖旨除中書舍人方具奏辭免
次又准省劄八月六日奉 聖旨兼侍講臣正聽候前件指

擇故更不辭免兼職今臣已迫威命前來供職所有兼侍講
職事難以冒處須至懇祈冀回淵聽伏念臣向事宋邸備數
勸誦少當 陛下潛龍勿用之初不過講明為人臣為人子
之道此則臣素所肄習者也夫惟素所肄習尚堪勉強故閱
歲月幸無罪悔若夫路門經幄事體絕異蓋非政事之臣而
欲致其主於唐虞三代盛帝顯王之業凡所敷陳必至德要
道急先之務一話一言稍有悟合則天下國家陰受其賜非
徒指摘章句累次為帙而已也然則如臣豈足堪此且以孟
子名世之才猶自謂未學諸侯之禮房杜亦王佐也而不能
奉禮樂之對由此言之苟非所習雖聖賢不可以強如臣之
愚實非通識重以衰晚無溫故知新之益今謂臣嘗為儲君
講矣當能為天子講臣誠不敢自信也臣不敢自信而過使
令之 陛下眷舊之恩則厚而臣不知懼是但會寵也又况

府僚限員固難博擇今陛下有百官之富賢俊林立欲求
之聞豈無他士何乃眷簡獨私舊人所有上件兼職欲望
聖慈特加謹重改授在庭鴻博之士庶有裨助伏候勅旨
五日奉
聖旨不允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惟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陳傳良兼直學士院臣聞命震驚莫
知所措伏念臣以平生辛苦之志非不欲以文字得名以垂
老攀附之榮非不欲以論思圖報既居西掖又直北扉豈非
臣之所甚願哉重念臣少多憂患早以衰疾蓋年未六十而
齒牙脫落鬚髮皓然終日強餐不能杯飯未昏就寢畏見燈
火以此聰明銷退往往善忘况自比年迭為二史脚力疲於
久立心事困於直前常恐一旦溘先朝露幸蒙 上皇放還
田里臣自謂得長往之期更生之幸矣 陛下龍飛首加收

召一月之間除目三下臣伏自思念有君如此雖使高人隱
士影響 昧昧之人猶當興起奉令承教况臣嘗備官僚久
辱使令最蒙眷遇者乎迨勉以來實出感激然自再入情門
故疾輒作謁告彌旬職事俱廢又逢當郊需之後軍轉封贈
數倍常時詞命填委幾以百數日不暇給下筆甚慚故臣區
區方欲稍遲數月以承天意別求一官以便已私不謂
陛下驟寵異之使兼內制臣恐自此顛隳無日矣何者精力
不足則必有弛慢之患思慮不強則必有闕誤之患假使臨
寬不以為罪而書問之不爾請謁之不報亦必有不理於口
之患此臣之所甚懼於顛隳也苟至於此豈是 陛下全度
之意臣愚欲望 聖慈察臣惴惴實非飾偽曲委謝職將上
件兼職特行寢免伏候勅旨 閏十月五日奉
聖旨不允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

臣聞人主有大舉動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大慰民望其
惟陛下始自宅恤移御廣內此大舉動也正天下願望
治之時伏想聖心先定將有仁聲德意之事感悅士夫兼被
黎庶者矣臣不肖輒有管見一二仰禪聖明惟陛下財幸
一乞三宮各置使領以盡孝養之道一乞降詔問民疾苦仍
申飭見行賑濟州縣官吏諭以賞罰一乞自宰臣以至待從
管軍次第宣引從容賜坐訪以軍國機務以示責成之意一
乞撫問沿邊諸將并帥臣仍量加錫賚一乞增置諫官一乞
收拾恬退滯淹之士一乞稍出內帑錢以助版曹經費少寬
催理已上特臣區區愚慮所及未足以廣宣主德如蒙采納
見之施行則嗣此有禁告陛下以治安之策者矣臣不勝
拳拳取進止

第二

臣聞今之獻計者類曰陛下宜以孝宗為法太上皇
為聖臣切以為是說也唯孝養三宮當如此耳而非通論也
何者孝宗盛德大業不可勝紀固皆足法若夫上皇徒以
積憂成疾浸不視事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而非其治皆無
足法者也陛下嗣守丕圖凡所施設誠參酌兩朝之盛典
擇其為天下後世便者兼行之則可謂集大成矣臣淺陋不
能盡識兩朝之意輒以管見條上一二恭惟孝宗銳意恢
復耻於苟安雖以德壽在宥不敢北伐而追懷陵廟閱念
中原之志枕戈嘗膽日不遑暇訓練儲峙常若臨敵雖一可
法也早朝晏罷寒暑不渝引見臣工省闕章奏日了一日勿
間休暇至於暮夜必宣召入直官賜坐從容議論時事此二
可法也留意人才求之如弗及一語契合立致通顯所言不
爾始督過之取舍以公明白洞達而無猜慮關防之意此三

可法也儉於用度一金不以濫予內帑之積累數鉅萬唯是
振荒右武無所愛惜蓋以天下之財為天下用而不用諸已
此四可法也監司帥守見辭之際各訪其處民間利病有以
便民為請隨即施行蠲除貸宥曾無留難未嘗輒怒官吏獨
以貪虐獲罪於民者必罰無赦此五可法也臣以為 孝宗
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 陛下宜法此五者帝王之盛美也
恭惟 太上皇無事付之外庭來於公論左右便嬖絕不預
政不唯不聽其言又禁切之而金繒酒食之賜則不吝當此
一可法也八廂渥土之人置而不用未嘗以淫言危動群臣
此二可法也行都守臣兩浙漕臣三總領所悉以士人為之
不以交結不以誕謾此三可法也管軍臣僚及沿邊帥守不
以為御前差遣皆從三省降詔除授此四可法也給舍封駁
臺諫論事雖累上迫終不以言為罪此五可法也臣嘗謂

太上皇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 陛下宜法此五者亦帝王
之盛美也 陛下誠上稽 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
隆寬不自用之意則天下可得而理矣臣所謂集大成者以
此蓋奉偏而補其弊則能全兩朝之美矯枉而過其直則反
有一偏之患臣恐議者不察妄分取舍以惑聖聰致昧死一
言唯救其狂愚而采擇之則天下幸甚

請對劄子一

人主心術必有所尚何謂所尚先定其志而後力行之者是
也臣不暇遠引前古且以 高宗德業為 陛下誦之方
高宗艱難百戰之初欲復大憊欲定中原欲還謁九廟則其
志尚在恢復及大母已歸徽廟之梓宮已還南北之勢已成
高宗之責少塞而天下亦倦於用兵矣則其志尚在和好方
志在恢復則用趙鼎用張浚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有問重

其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恢復之謀也及志在和好則用泰
誓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閱章奏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
和好之事也 高宗所以享國之久動無過舉者以有定尚
不博不怠而已雖然此臣借以為喻之說而非勸 陛下之
說也今 陛下春秋鼎盛銳意於學而又聖稟純素絕無嗜
好臣切以為 陛下之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以此為堯舜
以此為三王無不可者臣獨未知 陛下之心所尚者何事
欲先定者何志耳不尚一事則將並進入之言而無適從下
先定一志則將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且夫入主
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之所自出也倘 陛下將聽並進
之言而無適從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臣恐有未
間而入陛下之心者夫 陛下此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可
以為堯舜可以為三王或萬有一先入者得 陛下之心而

用之臣恐 陛下聖明雖銳意於學無他嗜好而此心已有
所偏也此臣私憂過計欲勸 陛下且以拯民窮為所尚
此志先定則 陛下始有用力之地自退朝之後以此意引
見臣下以此意省閱章奏至於游戲翰墨至於燕私此憂此
念造次不忘臣切以為是亦 陛下養心之法不難不怠充
而大之堯舜三王之治可由是而致也何者以拯民窮為所
尚即是仁心仁心即是堯舜三王之心孟子嘗言之臣嘗獲
明之 陛下嘗深信之矣

第二

臣切謂今天下亦多故矣臣未暇縷數獨念民力之困於此
為極而莫與 陛下救之者耳賢士大夫不為不多曾莫與
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欲救民窮必為
帥為漕為總領而後可而三數官者雖賢士大夫不樂為之

故也既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為帥漕總領何也外權太輕雖
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是故不為法令之所束縛則為
浮言之所動搖不為時政之所諱惡則為宦游於其處而不
得志者之所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忍事苟歲月耳而况
其餘人乎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惡滯誰不好伸而耻屈誰
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郎察不一二年可至卿監

又不一二年鮮不得為從官若夫帥漕則
有奔走徧天下而無一日朝蹟者其間僥倖或得監職自直
閣積而至修撰極矣而所謂修撰者又必嘗為卿監而後得
之是終身無復從官之望臣所謂喜遷而惡滯人情之不樂
一也今夫立朝苟有親故欲入館閣則可以移書帥漕若總
領而坐取之無不如意者至為帥漕連銜刻牘奏辟一屬官
若准備差遣之類輒不可得若平工也則不過送部勅當訖

於陞况若稍有過差之請往往該部詰難回復甚者至被論
列臣所謂好伸而耻屈人情之不樂二也今夫立朝自釐務
職事官皆得以親族子弟帶國子監補解試及監司帥臣苟非
在川廣二千里外即子弟無收試之所每遇大比無所附着
稍知謹畏者大率無故而殿一舉不然則為謬巧遷就以避
貢舉條制斯可矣臣所謂趨利而避害人情之不樂三也如
前四患則是事權太輕雖賢者猶不樂為之如後三說則是
息數太濶人人不樂也夫可與救斯民者必帥也漕也總領
也而人不樂為之至此奈何憚改乎臣竊以為今日之勢莫
若稍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皆可馴致於從官可
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責事功如此則
帥漕總領始曉然知朝廷委寄不輕矣則夫前四患者次第
自去而有為 陛下出力救斯民者矣

乞放身丁錢劄子

真宗實錄大中祥符四年秋七月壬申朔詔曰朕臨御萬
邦厲精庶政一夫不獲尚切於憂勞九賦用均唯思於寬
簡惜其物力以厚民生春惟浙江之區介彼東南之域而
自祖宗恢復聲教誕敷去率斂以居多得樂康之斯治洪
惟利澤已浹編氓然計口筭緡尚存於偽制治財吝納仍
限於歲輸特俾蠲除式申曠蕩其兩浙福建荆湖南北路
身丁錢並特除放如有元以錢折征物色亦與除放有以如
州法三凡歲免緡錢四十五萬四百六貫
身丁錢不知所始臣伏讀 御札則知其為東南偽制也本
朝六路次第歸化所以加惠之者甚厚往者婦人有之至淳
化三年免見州寺院行者有之至咸平五年免見州
州攝官有之至至道二年免見州鹽亭戶有之

至太平興國元年免規靴朝補賃舍寄住者有之至咸平六

年免見廣州勅死丁自咸平二年始與除放州明睦台温州

州遷丁自咸平四年始與檢閱州湖南北路勅又

偽命日如福州每丁三百二十五自太平興國五年定納錢

一百先奏請 福州長溪有温台等州投過一千七百餘戶

二千餘丁每丁亦三百二十五自景德二年定依温台州見

納錢二百五十州蘇州每丁納米自淳化五年定

納錢二百州睦州每丁六百九十五處州每丁五

百九十四自咸平三年許將緡折納州浙路勅抑見偽制

各出一時頗亦不等前後勅命大底多者使寡難者使易不

宜有者使無而諸國苛斂漸趨於平至是迺一切蠲去與民

更始天聖間侍御史章頌言先帝除放偽命身丁東南之區

聖德所被十六年矣放過錢七百餘萬貫而軍國之須不聞

申價之可謂至論然臣又按實錄明道元年三月兩浙轉運司言大中祥符五年已放諸路身丁錢而婺秀州尚輸如故迺蠲除之蔡襄亦嘗言偽命日諸州各有丁錢唯漳泉州興化福建身丁錢其時漳泉興化是亦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奏因依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以此見祥符放丁漙及六路其間猶有至今輸納者皆府縣占吝奉行不虔之故推而廣之宜在今日恭惟陛下仁聖在上軫憂民瘼欲省賦甚矣間者斷自淵衷量減折帛之估有司以闕經費為言其議遂寢以臣愚見折帛固宜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且其為錢視祖宗折帛之估纔十之一而其為丁視納折帛之家殆累數萬緡陛下尋祥符之詔斷而行之幸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奏狀劄子

繳奏羅良臣供給免折酒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臨安府狀今月二十八日承修內司提轄劉信之白劄子得旨宣諭安撫令臨安府宣借廂軍一十五人付浙西總管羅良臣使喚所有羅良臣每月供給免折酒與依韓侂胄例支給仍具知委聞奏本府除已恭稟聖旨指揮施行從條合行奉審伏候指揮聞十月一日奉聖旨依已得旨揮令臣書行右臣不知羅良臣為何人但為聖下愛惜此聖旨指揮不敢不具奏耳何者差兵士十五人與之使喚此至猥瑣也請受不折酒此至微末也今也遣中使傳隆旨下諭天府之尹而及此至猥瑣至微末之事豈不虧損國體玩瀆主威乎臣忝為詞掖論駁此等小事固有

漸色區區願望 陛下以此類推之特垂省察繼今或有無
厭之輩敢復以此干冒天聽並勿施行如至再三即須行違
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一號一令皆有關係不出於私謁皆
足聳動不至於徒行幸甚幸甚臣愚欲望睿慈將上件指揮
特賜追寢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謹
明 三

繳奏謝淵請給合支本色狀

唯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中奉大夫守給事中兼直學
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樓鑰奏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
為知閣門事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心其請給等可依韓侂胄
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日後遷轉以准此事今臣書讀臣仰
惟 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承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
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知閣門謝淵為皇太后親弟請

給等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有以見 陛下奉
祖后之意然真俸之支則有不可吳璪吳琚同為 太皇太
后之親姪同為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吳璪
之請真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吳琚之請 太上皇為之降旨
則黃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 陛下為之降旨則黃由以
攝給事中又至於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璪
在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琚在指揮之後也指揮既定
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拔援何時而已兩朝 聖明終允其
奏韓侂胄之真俸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吳璪事
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琚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 聖慈
收寢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
以真俸為請者一切以定制 之既以杜僥倖之門於節用
之政不為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謹隨狀繳奏以聞伏

候勅旨

閏十月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可特與書者餘人不得援例今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昨來已嘗書行謝淵錄黃去訖今竊見給事中樓鑰繳駁文字委是允當始知臣當來鹵莽失於檢照不及論奏今臣若但奉御筆指揮准前書行即臣實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爭二則衝改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使自今有司無所憑守三則耻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此臣所以須至煩瀆也欲望聖慈特賜追寢上件御筆指揮仍將臣當來鹵莽之罪併行譴責抑臣區區更有愚見共惟 陛下臨御未久每事只宜遵守法度竊見近來多因臣下妄有陳乞立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今來御筆又有餘人不得援例之文臣竊以為此等指揮皆是人主在位日久快意尚息混開侍門自

罷成憲宜初政有此不肅更乞 陛下念付托之重正當加兢懼之時思調護之難未暇及閑慢之事除却朝廷公衆啓擬即與施行應于宮禁小可請求斷勿垂聽所貴凡事務令整齊毋使外人輒有指議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十月十八日

繳奏朱熹宮觀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三省同奉 聖旨朱熹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立住又准送到并免朱熹謝辭錄黃一道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為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祿今也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遂聽退閑除日之須滿朝失色一則歸咎宰執不能回密昔於未出之初一則交譏給舍不能還成命於已行之後紛紛

之言其來未已臣所以纔有所聞一一具奏未蒙報可方切
惶惑今此錄黃當臣書行正若嚴憚天威俯首惟命則是上
累主德下宣上論皆臣之故臣必不敢區區欲望聖慈道寢
上件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閏十
十四日

貼黃臣伏思念若但寵其行未足以彰陛下不吝之德
莫若留之方慰人望伏乞 睿照

繳奏 繳奏熱霄宮免科敷等事狀

准中書門下省錄黃一道奉 聖旨熱霄宮五歲殿係專一

崇奉 太上皇帝及御前本命香火去訖除依條送納二稅
外特與蠲免諸般科敷措借指占安泊等事令臣書行右臣
嘗論奏初政不宜以小可陳乞直降旨已蒙開納今熱
霄宮復有御筆指揮特與蠲免科敷措借等事可謂煩瀆天

聽玩狎主威矣况今貧民困於科折若更令游手坐食之徒
反得幸免即本宮通年合輸財賦官司難與除豁須至均敷
在人戶名下是恩足以及游手而不至於百姓尤臣所深惜
也臣愚欲望 聖慈更不施行上件指揮仍自今後似此陳
乞一切斷絕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閏十月二十
九日

繳奏 繳奏陳峴知贛州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陳峴差知
贛州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令臣書
行右臣竊以為陳峴早為從官素號鄙俗多歷方牧蔑聞廉
稱前後臣寮屢有論奏而峴貪不知止謀欲復用睥睨累歲
經營萬端今若果如所欲則是朝廷真無公論士大夫真不
必事廉耻而巧官者皆有僥倖之圖益無靖共之操矣然則

臣豈與峴爭區區一郡哉况峴自駿罷帥廣西之命不聞務自洗濯省愆遷善但聞其身為次對諂事太守以為諸兒求權局而已共惟始初之政方尚旌別似此不知厭足之人豈宜獎用臣愚欲望聖慈特陳峴知贛州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十一月初

辭免實錄院同修撰第一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實錄院同修撰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緣尚有管見不敢輒冒受上件兼職湏至煩瀆乞賜寢免蓋臣自為郎官即兼檢討幾涉三年未嘗得効鈔槧之勞以臣平生辛苦頗好編述比入史院無以自効何也史院無專官故也三年之間修撰同修撰官緣今丞相趙汝愚以來繼以尤袤倪思李獻沈揆及近來朱熹無慮數人檢討官亦自章穎黃艾沈有開黃由薛叔似及葉適

無慮數人皆不甚久別有遷除所謂實錄缺然如故與臣夫入院以前無所增益以此灼見若無專官則一朝大典卒無就篇之日臣嘗論奏雖蒙上皇嘉納未見施行今臣謹繳進向來劄子欲望聖慈特垂省覽令提領大臣勿拘近例別置專職一二人使其他兼官以時入局同共商量分掌修纂庶幾年歲稍見次第若不課其効但添兼職是恩寵之而非事實也臣不敢奉明詔所有上件劄子未敢祇受伏候

勅旨十一月初二日奉 聖旨不允

第二狀

臣昨具狀奏乞寢罷兼實錄院同修撰指揮准尚書省劄子今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伏緣臣當來辭免文字且由前請乞置專官不直但添兼職以為恩寵而未嘗及臣不堪使令之故致蒙天意未遽從欲則臣豈敢冒昧不盡

其情蓋見今史官皆極天下之選徒以各有攸司各率其職志慮所分精力不逮是以具員雖衆成書尚難如臣於今朝行最為衰退舊學昏忘前聞遺失已試問功方切自訟豈可復玷此選乎以臣所見當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葉適其餘如吳人傑王明清之徒皆有志於此者也朱熹葉適近嘗入院未幾而熹帥江陵適總淮餉秉筆之士相顧嗟惜陛下誠聽臣言以一朝大典之重不吝改作復用此二人者使之專領將天下皆以為得人豈非聖朝之美事明主之盛舉哉但熹既去國假如強起猶在數月之後而適尚未朝辭足可下留行之命臣愚欲望聖明發於英斷以所除臣同修撰一官改作右文殿修撰或祕閣名目以留葉適則不過年歲可與奏篇共惟高宗中興盛德大業可傳萬世陛下何愛此一官不以擇才臣備員法從而隱默不言亦有蔽賢之罪

燕臣緣多病正欲少領別求一在外差遣以便休養所有上件兼職指彈臣不敢祇受伏候勅旨

貼黃稱照對葉適與臣有鄉曲朋友之好臣以公論不敢

避嫌如蒙采聽之後有以為其人不堪以選即臣當伏問

上之罪伏乞 睿照十二月二日三省同奉 旨揮不允

應詔薦宗室趙師愚趙師淵狀

唯紹熙五年閏十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比來宗室

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以

備選擇右臣仰惟明詔深切事情伏緣近來不以宗室與庶

姓同進是致在朝稀少上關宸慮但以臣所識仍加訪問欲

如詔指求備頗難其人伏見其中尚沉下僚最有士譽如宜

教郎新知袁州宜春縣事趙師愚文林郎前寧海軍節度推

官趙師淵行誼修飾趣操廉靜可以仰備選擇敢以上聞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五年十二月

潛邸講堂轉官辭免申省狀

惟都進奏院遞到朝散大夫告一道為係潛邸講堂官轉一
官者伏念某一介疎庸本無學術偶遭休明備數勸誦累年
於此蒙眷甚隆曾乏消塵仰禱海嶽反以尸素上累知人之
明又况自致煩言尚叨祠祿竊伏思念罪重責輕銜荷恩私
不知所報豈當復與儲僚群賢同在論功行賞之數所有上
件恩命不敢祇受除已寄納温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慶元
七年七月三日 聖旨不允

辭免與郡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閏十二月五日奉 聖旨陳傳良沈有開並與

郡拜恩殊特揣分驚皇伏念某罪戾之餘惟知循省驟蒙

聖慈還官賦祿闔門千指叨竊溫飽銜戴隆天厚地之鴻莫

知稱塞曾未改歲再蒙披挾仰司民社仰惟 聖上於憐

履之舊致茲誤寵感銘次骨堪堪縻煩伏念某衰病日侵

策不前矧已試問功愆尤素積不於此時力祈寢免異日成

命遂下肩昧祇受必致顛隲重煩造化欲望持賜教養許某

終滿祠祿庶幾少安愚分嘉奉二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 聖旨不允

辭免知泉州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差知泉州替葉遠闕有合奏陳

頌至煩瀆者於貧恤老君相之思量力効官人臣之誼伏念

某生平辛苦積成痼疾自歲庚申至今未已浮腫如水顛掉

如風神明支幹日就昏塞不省人事者屢矣此豈可尚堪驅

使將以寄千里之命乎况温陵大邦甲於閩部善漢雜居庶

市難擾而使哀瘁當之必見闕誤課以禪報徒遣罪責念

臣自叨誤恩界以祠祿月有所入足了醫瘵若及滿歲庶保

淺發貪戀公朝豈所親望失此私便忽然永已却抱無窮之
恨又况此邦比年選牧多虞法從其往者疵累之深患在高
位雖循省不為不久拔拭不為不至若一日起廢復此逾越
公論不置且見顛隳又非所以保全之也欲望朝廷特賜
奏收回成命仍舊奉祠曠職奉 聖旨不允

齊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講義故事廟議附

右史進故事 熙寧四年二月

唐陸贄奏議奉 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群臣兼許令論
事辭理慷慨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往日將
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所致
患害失在推誠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
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
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
人亦不是倦於聽納卿宜深悉此意於是陸贄上疏極陳其
不可有曰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信
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
而不聽其言由是有失實之聽又曰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

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悔而莫之省納又曰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之情理道全乖顛危可待臣嘗論之若德宗可謂好疑之主若陸贄可謂善諫之臣矣臣比因賜對亦嘗有所建白而玉音下諭頗涉疑情故敢輒陳前鑒以備采擇

資善堂進故事

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

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

元帝八歲立為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

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

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廼歎曰亂我家者八子也

洪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請誅曰召致廷尉上

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

元帝紀贊曰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劉元城先生安世云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八九年固深知元

帝之為人及元帝即位乃欲逐去許史恭顯元帝昏庸

豈能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奏堪更生等下獄上初即

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

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且望之久為太傅知

太子仁柔宜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為人

主今乃憺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

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太子侍燕之語可謂甚美既即位益紳儒術然不知召致廷尉為下獄何也習聞書生之談而不通

於當世之務故也觀其苦忽忽善忘不樂則其天
資固中人以下耳望之堪輔道各有年無能改於
其德一旦即位乃欲勸之去宦官外戚用事之人
豈不繆哉而望之竟以諧見殺善乎劉安世論之
曰望之知太子仁柔宜輔道之使洞曉天下之事
然後可以為人主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
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經筵孟子講義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
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
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
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利
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于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
化為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為議論
人自為一說家自為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
士橫議者雖多於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
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之衆也舉天下之
能言者不以揚朱為師則以墨翟為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教道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
以闢楊朱也何也朱之為說由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為也且

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於太陽江漢之於海鳥獸之於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為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為說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為之差而獨隆於父記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為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

妃不可以不祭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弊而言之也人所以相親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疎之分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泰不歡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為國君之肥馬在廄而民飢革在野是為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於萬世者非儒者能強之也誠以三綱五常不可一日殄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

殄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
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三綱五常無絕
滅之理則孔子之道無不足專信之理今楊墨者自信其私
說而不信孔子故揚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如此則
邪說行而仁義廢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共養幼者相撫字
敵已者相往來以其本情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義無父則
不仁矣此心苟亡則私慾橫流弱者之肉強者之食爾故曰
人將相食吾為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揚墨放淫辭邪說者不
得作此孟子以衛道自任之言也且孟子非好辯也惧斯道
之不明而人心動者至於

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
而食諸雖有天下不仁一朝居也此聖賢之所大懼也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言淫辭邪說之初亦

甚微也不過其門人弟子轉相傳授以為可行而深信之焉
耳夫苟有是說也在於人心則不見之於行事斯已矣苟見
之行事則必害及於其事不施之於行政斯已矣苟施之於
有政則必害及於其政孟子逆知二代之學一日得志於天
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者孟子篤於
自信之辭也臣聞之曰天下未嘗一日無邪說也聖王在上
教明而禁立雖有邪說而不得行耳反道敗德侮慢自賢有
苗氏之邪說也而虞舜遷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有扈氏之
邪說也而夏啓征之謂桀益謂暴無傷謂己有天命謂敵
不足行商紂之邪說也而周武滅之然則道術分裂間為異
端自唐虞三代有焉而卒不足以干大中至正之統者聖王
在上故也今夫揚墨非有王公貴人之勢也非有醜賁以誘
率人嚴刑以驅迫人也又未得嘗試其術於戰國之際也而

天下翕然從之不歸楊則歸墨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一夕之故哉蓋聖王不作則教不明禁不立教不明則曲學之論興禁不立則朋邪之類勝及其末流而莫之救也由此觀之凡不本於孔子而敢為異說者豈不甚可畏哉有聖王者作豈可不深察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抑遏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也言南也荆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為己任當堯之時洪水為天下害禹

之未夷狄禽獸為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為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為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昏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迪人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人為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於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

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
立言凡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
也夫為人臣為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為己任况尊為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為患大矣播遷我祖宗立墟我陵
廟膾脍我中原左袵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甚
於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於議和
老宗憂勤十閏經營富疆將以雪耻而屈於孝養二聖人之
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噐豈得一日
而忘此耶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為己任而
不敢以位為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為樂者每
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為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
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
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

計周公豈欺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無
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於此皆陛下之所
當講也臣不勝拳拳

僖祖太祖廟議

詩清廟祀文王也 執競祀武王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

也 先王謂太王以下先 思文后稷配天也 我將祀文

王於明堂也 雖禘太祖也 惟於禘地祇祫於四時而 生

民尊祖也 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禮記中庸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

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韞韞祭以禘禴配王 繫之

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

然也

則見周祖文王而后稷不在七廟之列於是有先王先公之廟
桃先王謂太王而下先公謂后稷而下其在詩天作祀先
王先公則后稷以至太王王季之廟樂也文武每廟各有別樂
有樂假用之先王先公則不應但有郊樂而無廟樂於天作
一詩而合享之先王先公則不應但有郊樂而無廟樂於天作
之廟而合享之先王先公則不應但有郊樂而無廟樂於天作
禮也又明田此言之后稷固先公之廟也守祀八人蓋以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
之禮當武王之末追尊三世周公金縢之卜但告三王則太
王為祖而文王猶為穆考酒誥所謂穆考文王是也成王制
禮作樂更定廟制於是推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闕于小子
之詩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則武王祔
廟成王時也雖禘太祖謂文王也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則是以文王為祖而武王為昭考矣武王為昭考故文王
之子皆第稱昭富辰所謂文之昭武之穆是也周禮天府掌
注云祖廟謂后稷也祖廟之廟詩禘太祖注云太祖謂文王
大祖王鄭祠此說也後服傳曰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此始祖大祖明文也近世諸言祖遠言始
家祖契周初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而後更祖文王宗武王其
有代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月毀而後更祖文王宗武王其
之矣孔子稱之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
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以為周公其人言非周公不足以以及此明非夏商之舊也
周變夏商非特此也追王至於三代前此未有也繫姓至於
百世前此未有也推其所自出至於禘嘗又前此未有也人
詳或得或失王鄭二家互相詆毀要不足深信也其所以專

以經為斷以贊廟議之來其惟本朝世次弗彰今當以大祖之所推尊為定以僖祖為始祖之廟與太祖之廟皆世世享推廣孝思崇長恩厚則群臣之議不相抵牾而大典可就矣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壬辰廷對

臣恭惟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博考漢唐已然之效下問承學之臣謙然有師古不自用之心願臣淺陋何以稱塞抑臣聞自古建議之臣赴功之臣翊扶治道之臣類竊嘆曰不遇聖主如遇聖主當不自用則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若臣亦稽之漢唐興王雖六七作考論君德鮮能全美是以規模褊迫而治効凡近陛下寬仁神武對於二五之際粵自紹堯所以剪除文具脫畧邊幅嘉與群臣汎汎而破陋以躋至治以迓宏休甚盛甚美臣愚妄自量度陛下之聖誠具二美何謂二美臣觀比年有大更張有大施設造命之初慮不可奪一旦事狀陳露陛下頓悟立改曾無留難天下咸曰陛下之無我自昔所進今不知其為何以其間蓋有違詔令有任使

者陛下察見情偽一予一奪動中公議天下咸曰陛下之知人夫以無我之量知人之明於漢唐可俯視焉而臣伏讀聖策曰朕不承大統司牧兆人寅畏嚴恭懼德弗類是以順考帝王之憲鋪尋載籍之陳求其可師以濟于治蓋方憮然師古而不自用如此則臣所謂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捨此時尚安須耶然而十有一年于茲而治績未進于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獨何歟或者陛下之所以聖亦所以累盛德歟不自用之心雖能形之於言未能克之於事歟臣竊迹前事曩者創復葺運經營移屯當時廷臣亦有疏其非是者而陛下姑惟試之終於無狀今議者有謹矣勉命備辨誦九重之不吝而服其英斷哉雖陛下自喜矣苟惟自喜是以為累夫有云故之喜則有圖新之謀抑臣亦知來者之獻計果有以異乎此否也以臣叅之輿言

揆之事情其誕謾者且舉是類耳陛下捨彼取此而不察其遠相類臣恐後之悔今亦猶今之悔昔無乃以大有為之時徒費而為改過之日月乎夫以天子聖明春秋鼎盛何向不立今且二紀歷日彌長歲復一歲改過不給可不為惜乎漢元帝唐德宗寵任群佞不移如山遇主如此政復何恨奈何以虛心大度過不憚改而僅足以度越庸主而竟無所施也聽言之道亦於誤者察之耳假如曩者以好邊功誤繼今言邊功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愛根本可也曩者以微近利誤繼今言近利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識大體可也且陛下何不一思曩者誰為主張是乎時不再來事且積廢每試不効曾未決捨已乃數悔而頻改之豈所以圖全耶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也且陛下之所尊信所寵任其果以為皆忠實而無欺乎深謀遠慮而無敗事

乎若果待之如此臣知陛下必已舉國以授之矣今乃不然
雖已尊信已寵任蓋至於論人論事之際陛下類有執而不
從從而而不盡者然則尚疑之歟夫尚疑其人則必既其情而侍
遇如故委寄如故何耶豈非聖明之意自謂吾能
知之吾能駕馭之彼雖欲為欺不可雖欲害吾治不可姑亦縱
捨而弗問乎以此自恃所患滋大何者聰明所加豈無限極
萬機之務烏能徧知陛下之所執十不一二而轉移侵竊於
冥冥之中殆不可勝數矣夫未知猶可耳既已知之彼且求
固凡所以自歸於君上者惟有恭順耳惟有伺候趨和耳惟
有養交借譽以蓋前愆耳陛下見其如此因首弗慮豈知
面從者皆所以為背違之地乎苟無誠懇豈足憑藉今予之
事權假之歲月足以遂其私矣徒曰駕馭陰受其害此臣所
天惑也夫大抵使貪使詐惟小人之賤役可也服朕心膂要領

忠良用人之道百王一法不宜以洞見是非易此弗守臣是
以妄議陛下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也夫陛下之
師古豈不曰吾將不自用也然而陛下以無我之量而累
於自喜以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始臣管窺陛下之所以師
古是誠不自用耶抑名曰師古而實自用也臣伏讀聖策曰
惟七制之明后若三宗之顯王固本培基則有務德之君振
旅治兵則有雄才之主習聞其號未睹厥成咸有所偏未臻
于極夫樂其號而考其成患其偏而要其極誠如所言信
陛下有師古之實矣抑臣有疑焉何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文
之德則罪不怒官不女惜露臺之費除租稅之征可謂仁矣
然而怙芒刃之施釋斧斤之用惟尚寬厚其威不伸朕以孝
文之文也而能厲之以武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文帝之
寬仁足以富民而所闕者武功也且陛下自度所以富民者

何如文帝耶臣觀文帝以錢穀問丞相而陳平不對謂是有
司事耳非所以煩廟堂由是漢之計臣得以自盡倉廩之史
至以氏其子孫臣不識今之所謂家宰制國用於左藏之外
別為南庫者何也且其辭曰經費一領於大農而增羨幣餘
之入南庫受之其名頗不甚羨乎然而操制國之權與司農
孰為輕重增羨者適有遷擢經賦辦否則莫能黜陟也厥今
增臣守臣類多自營觀此二途意將安向是以比歲經賦日
耗而南庫之積日憊大農告匱時捐數百萬緡以相補足比
及奏聞屢有德色且均之為國用耳虛彼盈此竟何謂耶夫
兵廩如昨更祿如昨凡歲百頃如昨而大農甚匱將安取此
陛下信以為成曹諸臣自責以取辦乎抑甘受闕額擁虛數
坐俟之絕被誅譴乎不能為此必且他為謬巧以苟追歲月
之書息以上不加賦而民生嗷嗷夫暴征橫斂出於朝廷則

羣臣得以論列細民得以赴愬今也州縣之賦一按故籍無
秋毫加益焉而有司巧為幹旋暗相資奉旁緣科色誅求錙
銖羣臣欲論列之耶細民欲赴愬之耶而獨無彰彰之名可
以指摘所以至仁在上惻隱至矣而澤不下流是可不為寒
心夫文帝以司農理財至於寡取陛下以宰相理財至於
多取臣故曰陛下慕文帝之富民而不由其道所以評文
帝者誠善矣而無益於治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武之功則
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百蠻向風可謂盛矣然而積屍暴
骨快心胡越財賄耗而不贍干戈因以日滋朕以孝武之武
也而能本之以仁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孝武之雄才
足以強兵而所不取者薄於仁也且陛下選將厲兵亦嘗
用武帝故事乎臣觀武帝操縱將帥最有繩尺一旦乃以愛
故欲將貳師夫以帝之威靈寵一偏將其誰敢議而帝也必

枚卜諸將貳師最吉然後行之誠不欲以女子之故弛廢家
法抑絕廷議也今天下之兵不屬之三衙與邊帥乎或云近
者禁扈之際專閫之寄往往由徑抑臣疏遠未知信否間亦
得之防夫走卒街談巷議以為諸將平時所以侵尅廩錢隱
占伍籍貿易稱貸以謀聚財大抵將以結交媒進身耳臣竊
憤之夫以陛下萬意戎事妙選授鉞雖大臣且不預議尚安
有此日夜思念豈執其咎或者左右朝夕積譽之漸時談之
久亦足以宿留宸聽而密回天聽耶患生所忽殆不易知
陛下習聞姓名勿不以次用之當是時豈敢有誦言論薦者
乎蓋其於簡詔先借助多矣夫斷自宸衷恩顧歸下賂入
私室怨心豈有愛君之心誰忍聞此况又將帥素輕士
不素立功靖邊不亦難乎且武帝以私選將猶
不廢公用人奈何不稽千衆頭得以容杉耶臣

故曰陛下慕孝武之強兵誠得其所長而擇將之理未盡臣
未見其能強兵也臣伏讀聖策曰文者帝王之利器武者文
德之補助也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及者大唐之太宗實
惟無之觀其內平禍亂外除夷狄安靖黎元各有生業史氏
所以稱其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臣以知陛下小漢
家之偏尚而想正觀之獨隆陛下之志豈不大而學豈不博
哉然臣據漢鑒今未能無惑而折衷諸唐殆有四未諭焉夫
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以古對知陛下誠有慕於唐歟臣
請言今之所以異於唐者願陛下審擇而更張焉則豈惟如
唐將有隆於唐者惟陛下所欲耳太宗諫官入閣之制非以
求諫耶而陛下不樂忤意之臣此臣之所未諭者一也太宗
幕府學士之選非以崇儒耶而陛下有輕視儒生之名此臣
之所未諭者二也太宗感魏證之言使群臣不存形迹陛下

乃以近名責臣下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太宗屈意憐臣而不
以秦府自衛陛下乃以合黨疑外廷此臣之所未諭者四也
臣非但以太宗望陛下者安敢懷所未諭而不試陳于前曩
者議除發運議遣使論思臣一語不合往往罷斥甚或
疏竄事亦少異矣雖然是尚有可諉者曰是非官守言責也
日近除授而臺諫有所彈奏舍人不書黃學士不草詔是不
曰官守言責乎蓋職分常事耳而夜半一紙忽從中出或廢或
逐曾不淹辰而吏卒譏訶不容置輦輟下夫震霆不及掩耳
古所以待桀猾也此皆陛下忠愛臣子進退惟命安用若此
忽忽惶惑民聽哉夫陛下有混一夷夏之志而不能容一二
齟齬之臣將以垂宗社無窮之休而不能少屈頃臆之聽者
聞臺掖虛位幾月臣竊惟此何景而見於不諱之時也太宗
獨不怒諫臣乎官中無髮之語尚能忍之深知言路開塞乃

人主切身利害彼紛紛以口舌爭者果誰為也臣以為陛下
誠慕太宗當自求諫始腐儒空談祗亂人聽豈惟人主厭此
雖稍知務書生固自厭此陛下不與共事其誰念之哉然而腐
儒端不可用而不可有輕視儒生之名何也非所以招徠其
類也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脫有真儒亦其儔輩或以取輕為
媿而一動歸去來之心陛下安能有之夫燕昭之禮郭璞其
虛譽猶足以致士焉有聖人撫御天涵地育而一旦有棄士
之名哉且以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謂陋儒其被戮辱蒙頓挫
者誰乎蓋未之見而遠方之士風傳料想往往過當或曰經
筵持虛器耳科詔特故事耳賜出身特未混流品耳無乃闕
盛美矣乎十八學士豈盡全才間亦無過區區章句之墨淡
事而太宗兼取並蓄厥意不獨為緣飾也臣以為陛下誠慕
太宗當自崇儒始夫好名之士貌異而心不同如其浮藻剛

復掠羨于已而歸過于君誠不足顧惜也以臣之觀人才無慮數等蓋亦有介直而不隱昧易而寡慮其溫言似掠羨其憤悱似歸過者要其存心至拳拳也至不自為計也若以好名槩視無乃非所以全愛之乎且陛下亦知其所以失者乎其器度不宏其所養未厚為耳夫惟容小所以見之細汚所以成深人主固當有遠過天下之量也儻亦以不雅遜為諱不彌縫為嫌不樂於示天下狹耶正使不然而以聖德洪深責備臣子稍稍矜露亦恐九百在位俱不足以望清光佐下風矣陛下將誰與共理乎臣故以為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近名責臣下可也獨不觀魏證請以諫藁付史官乎脫欲爭名將以焚草為賢矣仆碑之說乃晚節一恨又何足法臣竊考自昔黨議多興於下何者此人臣相傾之私而非君上之顧也蓋黨成則大官重權利歸于已誅戮斬殺怨在一入而禍歸

社稷若其不成又將沉浮苟免耳由此觀之黨議成否一無便於上者此太宗所以中持衡焉無所偏倚以銷伏其爭而和平其心臣愚不識近日戒令何為而合黨之言累累發也以臣觀今群臣大抵外同內異惟身是計何暇相黨假如議一大政跡一大臣甲纔譴訶乙且退縮其餘立而觀之耳甚者反是而迎合耳陛下何不審觀比年亦有議一事而連章不置如曩時濮議新法事乎亦有用一人更數年不奉詔如曩時李定入臺宋敏求李大臨蘇頌之徒乎亦有逐一人而同列乞與俱坐如曩時范仲淹尹洙余靖之徒乎正患人臣不同心耳而陛下以為黨此人臣私議於國何利而可倡於君上哉臣故以為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合黨疑外廷可也牛李之禍唐之所以亡也豈太宗家法乎臣伏讀聖策曰瞻言清風竊所嚮慕伊欲規其能事效其成績何修何飾而外

戶不開行旅不齋何取何營而斷獄幾刑措米斗直三錢歟
家給人足厥道何由仁義功利四者之宜當安所施臣以為
太宗能事成績不越數端陛下所為修飾莫若去其不如太
宗而就其如太宗者捨是將有所營取焉非臣之所敢知也
且陛下試思臣之所未諭者其與太宗異果何由歟豈非恃
天資之高明謂天下可獨運而專斷歟昔正觀之初蓋有以
獨運之說惑太宗者矣而太宗卒莫之聽是以後功利先仁
義而牧家給人足之効陛下欲比迹焉而操其所不用之術
臣竊為陛下惜之方今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慄
不敢吐而陛下方且顧盼周行類不造用慨嘆當世殆無其
人非以忤旨而去則曰是腐儒耳則曰是好名耳則曰是黨
耳然則陛下臨事腹心將安寄乎於是乎雖有弃文尚武親
內隸外之心臣豈不知陛下固非好違經常然改圖而徒

蒙不聽之議哉誠以一時聞望之士歷試而其亡具十年以
來凡許國者皆不踐言也大功未立萬緒缺然展轉周回莫
能與濟是獨非人臣負陛下至此哉雖然意有所偏則事有
其禍詩不云乎無田甫田惟莠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臣
竊憂陛下之他有所求將以獨運專斷而去道愈遠徒以
勞心也且陛下之所以右武臣未知何如也竊聆近制削下
拜之禮升雜壓之序夫操馭英雄亦顧聖略何如耳安用此
瑣瑣為耶是固其細者也彼閭閻宿贊之臣肺腑之戚強名
曰武特服飾類焉耳爵號類焉耳欲實安能而陛下優游容
與累年之久而再昇之樞筦之地豈惟縉紳煩言常布喪氣下
至於老兵悍卒亦籍籍後議有侮視不平之心方當大有為
之時而但曰不必右武誠迂濶矣若陛下但以名取苟服飾
爵號僅與文士異輒取而寵之百僚之上罷亦不失麾鉞居

不足與謀也出不足與戰也無乃似武而卒非乎夫以似是而非之人躐處民上而曰以作士氣以起成功臣恐其去腐儒無幾也陛下何不因群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獨乎且陛下清心寡欲不翫細娛彼侍御僕從之臣凡所以承間而取憐者一無惑焉則陛下豈偏厚內廷者哉或者徒以好事遠畧好察臣下興利除害之心動乎其中而或為容悅者所中耶何者欲擊射之使則不可與外廷共習欲探伺之密則不可與外廷共議欲用嘗試之說則不可與外廷共施行勢非此曹安用乎夫陛下用之終不過此耳而影響氣聽足以傾人不惟容姦殆且生患比年群臣或以言斥或以事斥者相繼也獨侍御僕從未有聞焉豈在位皆浮偽而彼獨無所蔽欺耶其地密迤其彌縫之計精也陛下手撓指顧彼因而趨之矣陛下聲嗟氣嘆彼從而和之矣若是而不能幸免

將誰幸免耶外議因是謂果親之也患且必至陛下何不因群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獨乎陛下聖策之末丁寧於臣曰子大夫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合志變義其知之矣其明以啓告朕悉意正論無枉執事朕將親覽焉臣誠淺陋無所稱塞區區之愚獨以為陛下有師古不自用之心而願恃於獨運專斷任一意之所獨向而忽群臣之所共違是以下情猶鬱公論猶沮而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故於卒篇乎獻焉而不復它云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拳拳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表

乾道壬辰進士賜第謝

太上皇帝

竊愚之對爰契九重聲教所陶聿米三紀推本功德度越古
今中謝竊跡本朝家法之詳究觀列聖心傳之要規模一
以經術事業付之書生 皇帝陛下所以載續天猷曲垂清
問臣等顧遭逢之幸甚而循省之缺然其何稱塞招延之休
徒以生長涵養之澤茲蓋伏遇 太上皇帝陛下道久忘世
仁深入人光昭斯文燕及今日退藏于密資萬物於乾元長
發其祥生多士於王國臣等敢不益堅精白茂對龍光言念
何繇庶幾無斁

士將虞舜聰明之朝遐不作人其敢忘

周王壽考之賜

注陽軍謝到任

湛恩所被察歲相仍邊境晏然書生幸甚中謝伏念臣起於
寒遠持是空虛熬嘗試之周功欲自新而無路粵惟柳桂介
在湖湘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惟本朝之建國
合四海以為家蓋壤地僅同於附庸則簡書皆聽其專達如
臣疵賤際此休明雖貪假守之禁但求便道亦有未王之問
爰至公車誠世所謂謹守三尺之常而臣實為上通九重之
始譬諸禘子得言笑於親前意者孤根有發生之天幸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不居其聖無教於人凡試其外服之勞皆待
以晚成之節遂令庸冗亦與寵光臣敢不言念昨非務收後
効毋以已見紛更已便之教條尚於公餘增益未能之問學

高宗小祥慰 皇帝

鋪延仍几方篤時思鎖燧新烟忽更歲序九重號慟率土悲

推慈恭惟

皇帝陛下道對百王識高千載諒闇如古不拘
易月之文練祥於今尚損踰年之禮追惟愈遠痛甚何堪伏
乞少抑聖懷紹世德作周之孝特垂天聽徇同心戴舜之誠

賀 登極

揖遜相承乾坤嘉賴謳歌所暨夷夏宗依貴共惟 皇帝陛
下篤生元良遵養潛哲鷄鳴而起方趨問寢之時龍躍以飛
俄繼中天之統彝倫秩叙有服延洪水惟二典以還亦既千
載于此高皇於漢無神器之傳太宗於唐非儲闈之正孰與
以明述聖自祖及孫當與以以襲堯盡君之道爰詢謀而命
禹若帝之初獨冠百王同符隆古臣適際離亨之會叨分邊
瑣之麾跂望清光欣霑殊渥但與林篁之衆咸有葵藿之心

謝 登極啟

維帝出震與物為春在舜紹堯肯災肆赦爰孚大號實本舊

章謝共惟 皇帝陛下誠足以格幽明德足以侔高厚養以天下嗣萬世無疆之休洽于民心思匹夫不被其澤聿觀載籍是儀周有大賚蓋惟初基漢與更始但為故事未有重規疊矩一視同仁率循繼照之初備舉好生之典臣遭時華旦儆守遐方葵藿傾陽式謹朝宗之義蒙蕭零露敢忘滂漉之恩

賀 壽皇聖帝尊號

舜薦之天以禹傳九疇之正克稱乎父則震成六子之功夷夏榮懷宗社嘉賴者共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及動植孝通神明素隆藝祖之丕圖昭受高宗之大烈方邊鄙不聳蓋聞中國之至仁而美膺靡忘欲行天下之達禮遂辭尊於南面爰致養於東朝况夫曆數有歸彛倫攸叙惟聖知聖繼今實為萬世之休可名非名舍此曷表一人之意雖六言而

甚約與二典以相輝臣假守遐方遭時盛事上未央之壽正隔於清光說稽古之書尚修於薄伎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 皇帝

曆數有托而伸克母之尊謹敬攸歸則本禹疇之叙粵惟自昔莫若方今貴共惟皇帝陛下恭欽溫文聰明睿智乃養壽皇之顧聿懷神器之傳為天下得其人遂忘南面為人子止於孝式奉東朝惟太極之生兩儀與三聖之守一道未之嘗見可以擬倫臣叨備符分阻陪旅進雖恭想瑤池之宴與世相忘然永同沔水之宗自今以始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 壽皇聖帝

堯天逾遠方切於追懷文母彌尊益隆於寅奉者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躬上聖之質嗣中興之功歷年于茲薄海無事粵從恭默極為人子孝之思竟托倦勤決以天下遜

之計欲備東朝之甘旨不知南面之崇高二典所無百王何
取臣叨分符守阻遠周行富貴無足解憂幸粗知於大義詎
敢咸日與子頌永暨於同心

五后賀 皇帝

父作子還增光典謨身修家齊匹沐南雅屬彌文之具舉聲
群聽以交欣賀共惟 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繼天之統深惟內
則莫隆矯汭之風粵自初潛元重塗山之選爰稽謀於慈極
以秩正於中宮予以成未央奉觴為壽之歡予以對長樂合
飴弄孫之福遐觀往古孰盛當今臣假守偏城欣聆鉅典但
縻廩稍曾無僕馬之勞當課農桑以廣耕蠶之化

賀皇后

維帝出震維坤承天宗社榮懷華夷康其恭惟 皇后殿下德
足以配任姒功足以佐唐虞肇開青宮及建皇極問安六寢

嘗同共子職之勤正始二南又得化天下之道以鷄鳴之聲
擗成象服之委蛇可謂日並月明風自火出臣欣聞郵置阻
相歡呼雖幸雲龍共覩聖人之作自憐僕馬曾無臣下之勞

皇帝登寶位進奉銀

重明繼照當班瑞群台之初一德尊天率貢金九牧之舊上
件銀地不受寶而後出人不異物以為珍敢修任土之儀庸
見采庭之義箱篚不腆斧鉞奚辭

謝賜曆日

通天地人大一王之作統協時月日整四海以朝宗拜賜甚
榮尤職惟謹謝竊以曆之疏密代有革因原於日積之餘分
揆以歲差之衆訖及大衍而始定至統元而加詳自有此書
莫如今日恭惟 皇帝陛下不愛其道以覺斯民比元會之
肇修當三陽之總至允茲敬授皆所裁成徇以孟春昭示人

臣之憲觀之挾日誕敷都鄙之和臣敢不奉以周旋勤於勸
課及幽風之寒暑秩叙農功同曾史之春秋實為大典

紹熙改元賀 皇帝

一元之建雖曰舊章二美之并茲惟盛事竊以策書所記
年號則多有以守成而愧揖遜之君至於更化則非必襲之
意未若二聖親傳於大寶兩朝兼著於隆名播告多方超踰
前古恭惟 皇帝陛下審時所上親政於初遠惟紹大業之
難近思熙茂績之廣聿稽堯舜之典合為禹謨奄有夏商之
年布在周歷臣繆持使節欽誦詒書協時月正日敢有不恭
道德意志慮愧非其任

賀 壽皇即帝從吉

三年一禘率古舊章四海八音與民同樂宗祊嘉賴臣庶恭
懷贊恭惟 至尊 壽皇聖陛下孝定以通神明德足以施

孫子宜享厚報而備聖人壽之福宜居常尊而極天下養之
歡與國無窮自今以始臣相知善頌久去周行喜共遐方復
見舜琴之御瞻言廣內莫陪漢蹕之朝

賀壽聖皇太后從吉

舜畢三年共為子職漢朝五日燕及孫謀贊恭惟
壽聖皇太后殿下維德是行以慈為寶親見重華之盛永膺
至養之榮長樂東朝肇稱於古禮瑤池西母茂介於修齡臣
属于隲之載馳喜舊儀之復見龍旗鳳扇想浮慈福之春寶
殿玉卮莫危未央之駕

賀壽成皇后從吉

式協靈辰肇稱吉禮天人底豫宗社延休贊恭惟 壽成皇
后殿下周母嗣音虞嬪著德長樂宮之養尚小前規內司服
之衣率循彝典親見累朝之盛永陪慈極之尊臣屬職馳驅

阻前賀舞衣龍相映想觀廣內之儀韶鳳來翔仰祝後天之筭
至尊壽皇聖帝冊寶賀皇帝

親傳大寶懼功德之不宣恭上鴻名質詩書而何媿重聞燕
喜率土榮懷肅恭惟 皇帝陛下道配唐虞行殊曾閔謂孝
非直養莫如得四海九州之心謂禮有常尊孰與兼五典三
墳之號馮之琬琰炳若丹青以彌隆報之文以永昭垂之聞
昔漢之尊大上與唐之事明皇群臣萬歲之稱早嘗擁篲二
聖重歡之頌竟亦磨崖以方熙朝皆有慙德臣欣逢慶事越
在遐方雖揚邁鋪張莫預觀光之列而詠歌嗟嘆曷昧報上
之誠

賀壽皇聖帝

元年正月恭上徽稱五日一朝永膺備養乾坤豫順夷夏歡
野贊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體道之真遺物之累成功

不宰妙合先天之天聖德無稱尊為衆父之父尚從人欲爰
舉邦彝惟富有四海之內之謂尊惟尊居一人之上之謂至
以言乎壽則歛箕子之福以言乎聖則宗孔子之成肆哀朝
野之談燕採典墳之號於焉歸羨是亦強名臣幸際昌朝親
逢盛事書禮嘉禮雖莫預於觀光大書屢書豈敢忘於善頌

賀壽皇聖后

慈闈備養聖子垂休惟騰桂宮羨播玉牒肅恭惟 壽聖皇
太后殿下福為普母德配坤元率先釐降之風克諧舜孝光
輔思齊之化丕顯文謨惟重規疊矩之和承致偉蹟宏休之
間見臣繆持使節阻造朝班聆盛事之鋪張不勝翫抃與生
民而鼓舞殆若鳳儀

賀壽成皇后

響佩而朝夙嚴內助鏤玉之牒式播徽稱實為邦國之榮豈

止宮闈之慶貴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母儀克正除教事修以
則南肅雍成天保治內之化以坤道柔順贊乾元資始之功
丕揚宏休允屬嘉會臣繆持漢節阻違周行聆顯冊之輝煌
預編氓之踴躍

賀皇后

蚤奉慈顏職勤御繼載揚丕典催動宮闈彌文畢張溥海胥
慶貴恭惟 皇后殿下母儀範俗女則冠倫關睢自北而南蓋
由正始天保以上治內悉本躬行值冊寶之告成肅禱榆而
稱慶臣阻持漢節莫筮周行間緝禮之修明與編氓而抃蹈

壽聖皇太后冊寶賀 白皇帝

奉長樂之觴制獨尊於文母議由一室之典禮尤謹於湯孫儀
文畢張天壤交慶 恭惟 皇帝陛下夙推孝治得自家傳
謂侍膳問安猶想含飴之樂而一市圖大敢虧報本之誠宜

彤管之魏煌與寶章之煥耀仰瞻慈極夙奉徽稱臣將指南
州馳棕北闕鳳儀獸舞忻緝典之修明螽躍蟲鳴預編氓之
抃蹈

賀壽聖皇太后

太初之有太素莫與同尊文子以及文孫昌朕歸美爰升顯
號用答群瞻貴竊以老氏三寶唯聖為能箕疇五福以壽為
貴克并盛美誕受彌文永惟女史之傳未有母儀之懿恭惟
壽聖皇太后殿下行合內則道濟中興與武造周名在九人
之列自堯傳禹功為三聖之叅宜極揄揚以昭報稱臣欣逢
盛事越在遐方呼萬歲者三雖莫陪於善頌襲六經為七尚
頭繼於前聞

賀壽聖皇帝

慈闈就養遽辭南面之尊縟典告成恪謹東朝之奉禮文交

舉海縣均懽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軼漢唐行高
曾閔謂聖德無以加孝敢怠躬行雖天下不足鮮憂益勤
養載衍鴻儀之慶常懷鷄寢之安臣叨擁使節阻窺仙仗上
萬年之壽莫與鳧趨聞三楚之謠第深翫抃

賀壽成皇后

章歸慈極夙嚴婦事之誠美播徽稱交舉禮成之慶聲傳桂
海歡動椒闈曾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子育群生母儀六合未
古事而著女則史誦宏休為京婦而媚周姜詩歌懿範歸禱
衣而備養燦玉檢以揚休臣幸際昌期適符明命宮庭雖肅
雖莫窺長樂之班原隰馳驅猶欲賦思齊之詠

賀皇后

寶冊揚庭尊歸北闕御輿至閭制謹西廂懽動慈闈老形薄
海嶺恭惟皇后殿下躬履節儉性鍾惠和司服陳儀載想禱

愉之敬尚官贊禮黃修康樂之恭式奉徽稱尤嚴內職臣迭
聞締典臨造清朝但掄揚卷耳之詩而頌述思齊之美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表

壽成皇后冊寶賀皇帝

長樂門安重閭燕喜太常議禮大冊崇成銷陳典章炳耀古
音賚恭惟 皇帝陛下盡倫之至為治之原重以離明方繼
大人之照受茲晉福聿申王母之休揭盛典於熙朝燦壽儀
於顯冊三宮衍慶千載同時臣阻詣漢庭高于周隰麟趾騶
虞之化幸際風移鷄鳴鶴駕之朝莫陪旅進

賀壽皇聖帝

五日一朝俱享玉卮之奉六官九御載揚寶冊之文邦國有
光臣民胥慶中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重華稽古正始
齊家事親以萬國之歡虞嬪是相夢帝有九齡之予文母攸
同方游神於穆清之宮而垂世皆希濶之典臣繆叨承傳遠

阻稱觴雖莫陪鶴駕之朝觀光禁禦尚能述麟趾之化流詠
河洲

賀壽聖皇太后

鶴駕問安夙備西廂之敬螭章成禮尤嚴北面之朝盛事罕
聞鴻休疊出眷恭惟 壽聖皇太后殿下助成陰教贊佑皇
圖式符坤德之元尊為聖母爰作離明之兩親授神孫造昭
揭於徽稱宜恪恭於婦職臣繆將使指遠去朝行雖莫適長
樂之班但遙賦關雎之詠

賀壽成皇后

三壽作朋備極慈闈之養重明麗正前陳寶冊之文振古所
無大邦之慶眷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虞嬪匹美文母齊芳
袵衣鼓琴克相重華之化寢門侍膳聿成正始之風惟一十
七載之明昌宜億萬斯年之稱頌臣逖聞盛舉欣遇明時鷄

鳴鶴駕之朝雖莫陪於盛事願趾麟趾之化尚能播於聲詩

賀皇后

淑冊有光尊歸北闕尚宮前導制舉西廂彌文煥然內則嚴
甚中宵恭惟 皇后殿下贊禪孝治修潔母儀禴翟禕衣宣奉
執筭之禮根車羽蓋載嚴問寢之朝式當寶冊之成恭想玉
卮之奉臣冒持漢節阻遙周行逖聞綉典之肇修自慶萬生
之幸會

皇后冊寶賀皇帝

書周正月身若始年建漢長秋茲惟內治三宮燕喜四海瞻
依慶恭惟 皇帝陛下離明而異齊乾健而坤順共為子職
必有吉禘栗之慶彼以 功必有獻種穆之種眷言中饋聿
自初潛式陳玉冊之文用正椒房之號於以端本豈徒示恩
臣乘傳於茲趨庭罔及關雎正始當明承教化之由卷耳審

言載在知勤勞之數

賀壽聖皇太后

慈闈問安夙謹東朝之事正宮備冊載修北面之儀銷揚典
章慈澤中外貴恭惟 壽聖太皇太后殿下德尊聖母謀昇
神孫謂九重端冕之儀早垂內則而再拜執笄之禮首建中
闈既陳 永庸備玉牒臣遂聞緝典阻造外庭望紫闈以傾
馳與蒼生而瞻頌

賀壽皇聖帝

迪從子保喜承長樂之顏先欲家齊親昇奎山之助再揚顯
冊盡出宏規彌文畢張率土稱慶貴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
陛下以身為度於禮不愆凡后妃嬪御之常悉循古制而文
子夫婦之正曲盡人倫與其嗣大妣之音足以正二南之化
式陳玉檢用建椒闈臣遠去朝行謬將使指雖欲殫於頌述

言莫究於形容

賀壽成皇后

坤象承天甫就旨甘之奉家人正位仍嚴笄總之朝宏休載
揚盛事創見貴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化由治內道本家齊
謂嗣聖御圖造萬乘龍飛之旦而尚宮奉冊修九重燕寢之
儀式昭六服之常庸備三宮之養臣驅馳周隰瞻望堯階聆
寶璽之鋪張與編氓而抃蹈

賀皇后

貢金九枝夏統惟新正位六宮周儀攸重於穆掖房之號有
光彤管之書貴恭惟 皇后殿下作配乾潛同功坤載舜鼓
琴被袵克傳媯汭之規禹非食卑官寶變奎山之羨長秋初
建諸夏宗依而 父父之尊榮將以垂孫孫之矩範臣瞻
言京室頌詠河洲獻種桂於王遙想躬行之事采藻蘋於澗

益觀不變之風

湖南提舉謝到任

重明麗正方此第功五 在邊 然冒寵業未免宜默得遣
之儀臣不勝以榮為懼之情竊竊以暮爾柱陽鄰於嶺表自
升軍額將五十載之間可紀守臣纔一二人而已然必宣勞
而滿歲廼能循次以為州未有即賜除書遂將使指輒無陳
於當路皆度 於它邦周會主人微亦序諸侯之上漢宜刺
史始皆屬丞相之官豈容如臣亦預茲選重念臣腐儒無用
假守同功勤不足以蓋荒政之愆庶不足以塞曠官之責願
專城而不理况閭部以安施雖幸遭時以政拙心勞而見錄
未知善後將力小任重之為憂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自天
出寧如日委照敬識百辟之舉無有幽深乞釐庶績之懇不
遺發細遂令庸冗輒沐恩榮臣敢不懋明詔條采聽誥俗平

頌與積庶將自古以有年懋遷化居不失與民而共利

提舉司謝賜曆日

夏時三之日振古如茲周曆萬斯年自今以始凡家教授悉
頌裁成謝恭惟 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為天所命受三朝之
圖籍罔不朝宗在七政之幾衡皆如軌度廼頌初政爰布新
書巨濫職將明當思考協不違咫尺既同拜賜之榮敢離頌
史而怠觀風之事

湖南轉運判官謝到任

乘傳彌年缺然補報將輸所部滋甚光華嶽惟本朝行仁政
之原自諸道置計司而始孰為之說浸失其傳不知國家之
意本以勝暴殘但曰藩鎮之財聚而歸公上由是多故至于
中興雖懷惻怛之心莫奉丁寧之詔惟聖有作視民如傷疇
咨廷紳申固邦本方當講求民瘼之際宜得布宣主德之才

深明盈虛稍務損益願以茲事付之臣愚伏念臣學不過於
虛談仕未離平嘗試曷期衰暮偶際休明且治郡徒勞初無
毫髮之効况察刑不敏近在目睫之間以自知之甚明將大
幸之難再云胡隆委得以次遷恭惟 皇帝陛下豈弟作人
高明覆物謂曠日持久或有蓋知情偽之長謂便道之官庶
無致易將迎之患遂令庸冗有此僥踰臣敢不對越龍光勉
旃考力苟不至之絕以 貽屯所之憂則有條便宜當漸為
來者之計

湖南提舉賀慶節

太極之生兩儀尊無與並嵩高之呼萬歲喜不自勝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配百王心游太古行堯之道莫測於
聖神薦禹於天復 於順受遠紀誕彌之旦永膺滋至之休
臣將指荆湖馳心魏闕 為壽雖莫綴於清班石崖可鐫

豈敢忘於善頌

湖南運判賀重明節

地闢天開聖作明述於赫重離之運有來載震之祥貴伏臣
禹相舜歷年之多武繼文受命之固昔嘗聞於六藝今親見
於一時恭惟 皇帝陛下允執其中筆修厥德歛時五福豈
惟叙有夏之嚮與我九齡抑又過成周之歷臣濫將使指嘗
簡虞知若帝之初雖阻關庭之觀禮如山之壽但瞻衡嶽以
為詩

重明節進奉銀

後天祝筭既同嵩嶽之呼任土貢珍爰致荆州之品前件銀
氣鍾清淑產類朱提信萬年之應深漸德得諸山之靈願
賦休祥

丙辰賀瑞慶節

長發其祥自一陽之生子誕彌厥月當六位之成乾宗社寵
嘉年夷欣頌有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久剛健日新首事
清心獨冠百王之上深仁厚澤本承列聖之傳於萬斯年自
今以始臣頃叨虞侍最荷簡知屬當去極之遠阻在奉觴之
後昭而下燭常對越於奎文舜蹈永歌但庶然於堯壤

丁巳賀瑞慶節

地闢天開爰紀大來之慶川增山壽咸輸美報之誠有恭惟
皇帝陛下典學光明性原博博澹然無欲哀六藝以自怡聖
奧不居守舊章而唯謹是宜誕為民極永荷天休臣介在遠
陬阻陪盛事每慚隆眷曾無地上之一編竊幸餘生猶有華
封之三祝

戊午賀瑞慶節

聰明作后聿開出震之祥歷數在躬有永後天之算有恭惟

皇帝陛下宅心慈儉玩意穆清承列聖之儲休輯兩宮之燕
祉誕為民極長握乾符臣夙荷簡知久違抃蹈蒿呼萬歲欣
盛事之難逢天保六章愧隆恩之未報

己未賀瑞慶節

萬年景福誕膺天授之休四海歡心姑盡臣恭之義有恭惟
皇帝陛下道無偏岐學有緝熙燕及兩宮增聖圖之廣大陶
成多士察王度之清夷肇開震夙之期永享熾昌之壽臣蒙
恩至厚抱憂深積五稔之浚兢無一毫之覲幸衣冠甚懼
雖阻預於耆英猷猷不忘但欣逢於華旦

謝中書舍人

代言之任與政相通顧惟何人亦在此選謝臣聞推有恭惟
周之世有謨訓詰命之書至於兩都亦稱七制要是人主猷
為之盛見於儒臣文字之工惟其相道是以不朽然則鄙枚

而下詞藻豈謂之之人魏晉以來號今不聞於傳世雖僅存於職掌曾何補於治功洪惟本朝道並隆古慶曆元祐之際豈非千載之一時歐陽蘇軾之徒故有六經之遺意或至今日作興斯文由興觀之則臣幸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虛心無我立政惟人方且視民而如傷未嘗以位而為樂凡所播告無非休明臣敢不益勵初心以期後効必也緝熙光明之學至於今終庶乎草創潤色之文可以行遠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狀

除太學錄謝宰執

拜命衡門備官壁水書生已重公論謂何矧如庸虛有此踰越竊以祖宗家傳之法學校風化之原於其訓迪之臣工可以考論其世故儻具員而亡擇欲首善以何繇永惟韓范歐富諸公當國之間則有孫胡石李一時作人之盛如某者學不足以適用才不足以及人固知迂闊於事情豈敢覬覦於宦達等求末第政未免於為貪性教遐邇邦祗自虞於見短徒便於此違知有他引而置之薦紳先生之林從而付之規矩學者之事還觀所缺豈惟獨慙惟本自來或者上累但揆之進退小己以無稱報為憂然較之重輕公朝有收踈賤之美徒抱私誼重違遠模某官直道事君清議在上察見頽俗杜

絕侍門每於斯道好家希濶之中豈有前輩扶持興起之念
與真如選以得 孰若無技而示公意有所存人不暇計矣
俾允實亦叨誤恩敢不體悉深知循其素履門墻愛博願悉
各其奔走伺候之文農焉 庶少盡於洒掃應對之際

答釋褐黃上舍

伏審謀最中學爵命自天 推高旁觀嗟異旦取士必多
其節日而後進而授官亦 歲月以為勞雖哀然舉首之
艱猶越在外服之久未有 從於 覆禮又為之持加即
賜息綸遽分師席某官以 之考校中雋之功因難見奇
九舍矢以如破制勝有道 金而不昏某究觀當今科第
隄防之詳 寵光度越之盛尚勉終於遠業用增重於
諸生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

道德文章以此名世公侯將相於今幾人偃四海之經綸需
一方之膏澤善類太息下僚敢私某官剛大而沉潛高明而
慈惠貴極三台之上猶如書生謙無一日之長隱若敵國事
有關於消長身不顯於是非倅遇人情之未嘗徐圖天意之
自定勳業藏於不覩議論付之將來昔王文正之終相天禧
爰弭寇丁之爭韓忠獻之獨留康定式邁范富之歸蓋嘗夷
考舊聞仰止先哲悵此意之莫嗣微我公而安歸是宜再調
化元一定國是肅 羣 之雨風朝宗百川作中流
之砥柱某適與走趨之 在之詳與其從元戎十乘
之游輝光自近孰令在 之數宮壤攸同暄冷不齊
霖潦將作伏乞俯從民 太和

與福建崇運副

風憲一臺 歸于正豈 復與驅馳戰惟幸會之深莫

喻折愉之至委官刑於太老成莫刑挺松柏而後凋抱圭
璋而不琢承宣准右之言入觀明嘗建久長之
策所以不推愛愛命嘗中於機會薄物細
故不登於簡書眷言其之可莫若國家之重然居糾繆繩
愆之任則無服說鬼惡之諷方平之遣發大臣景仁深陳
其非是邢惡之追躬往事尤論其不公於大雅之寂
寥俾善類之安輯意已俗難具言某既疇昔之依仁矧
縱今而受今願言終教吾之全歸

與福建陸提舉

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儒雅風流自有定論當致後生之敬豈
云屬吏之儀某官志古而通今方中而圓外詞章近於大雅
議論接乎前聞及從南渡之老成不數東州之輩行餘輝映
物有晉七賢之遺風教語名家非唐諸子之末伎是宜次元

馮州之間蓋鳴漸之序也深喻此指無非簡記盡疾言驅以
對新渥可

李嘉謀知襄陽府

教具官某維烈祖旁求西州之士幾無遺材用以為公卿大
夫多矣而一時同進宿留州縣位卑官薄聲聞諠然者猶一
二數朕所以式過其歸也會之襄陽之帥食謀惟久而又中
道輟汝以寬顧憂是豈朕初意乎夫旅進周行每恨非功名
之會又勞外服又懷無拾補之益有能於此何鄉不可則通
儒也請其款奉以圖忠報可

新除福建提刑盧彥德改江東提刑

校其官某觀蜀道之歌湘繫之賦則知士大夫不樂久宦於
此也爾其崎嶇荆益至於累年晚歸即閑意不自得慷慨
上持節七閩夫安於平達而樂遠外曾無繼亦見於詞色是

不謂之吉士歟以嫌自引易地江左姑徇爾懷編有它寵可
權戶部侍郎梁摠除刑部侍郎

朕朕誦周書至立政用人之戒詳矣而三致意於庶獄至於
卒章獨告司寇蘇公夫皆準人也他無所概見而司寇獨明
言其人何歟蓋謹而書之也具官其以寬厚長者名當世而
以法士名其家夫法士則深於文而長者則傷於惠二者皆
偏才也而卿獨兼二美焉頃為理官空圖案月及掌邦計郡
國晏然銜命來歸備見忠瘁普感秋官此蘇公之職也式敬
爾獄以長我王國爾尚無愧於周書哉可

司農寺主簿張孝伯除國子監十月十一日

教具官其朕方加惠諸生凡聯事於成均者皆遴選也曹監
有丞與聞學政以爾孝伯雅致不渝肆用命爾其益好修以
須明陟可

之前聞事業未量其遠到温恭爾雅在二南公子之間樂易
宜民員兩漢循吏之選永惟昭代克壯維城大連十州小乘
一障以固磐石之勢以綿瓜瓞之祥眷言賢勞越在邊瑣有
書生而繼此將輿論之謂何如某者筮仕匪多才賦甚拙
徒以諸公久憐其家食遂令一介嘗試於邦條欲其蒙成可
不終惠方剖竹合符之始采切凌競惟甘棠所羨之餘尚堪
憑藉

與湖南潘安撫時

燕及庶邦實恃元侯之重瞻言當代誰如舊德之尊迺以諸
生來為屬邑心獨自喜口不能宣其官以大雅之英得中庸
之學跋彼羣老淒其百年自昔聲名非故國喬木之謂於今
輩行在中流砥柱之間水惟衡嶽以南荆州之鎮荒地弗治
欲稍如閩浙之區足兵何先正惠以湖廣之賦孰為二者之

善計以副九重之至仁於以煩公蓋將託國有如樸散亦預
驅馳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下之不能及期會簿書之
事爰從初 良有後憂 未知安仰 緣幸會忽過所
圖逝將聽罄欵以自寬抑 分守而不敢 憐拙學之由
求從政之長庶俾愚蹤 譏之致

荅楊知錄

地方千里豈無問政之人天各一涯未有納交之日遽蒙朋
翰良慰面墻某官以湖海之豪擅 之譽繇淵源之實學
出文字之緒餘閱過千帆不作積薪之嘆功收百戰益知游
刃之才蓋有志於淑人亦何心於試吏水惟舊郡粵自熙朝
興計借者間歲有之能宦達者於今罕甚文物不競國風所
關不資先進之賢曷振清流之望 其弗友迪以多聞固假
守之急先亦 居之嘉賓 可武庶幾多千木之風微市

所容矣上問至公之道

荅鄭教授

不圖行李遽辱華牋以高誼之相先知哀悰之不敏喜於既
見誠無異於青我之詩愧在後來恐未免有積薪之嘆某官
汲古之學濟時之才藹然桑梓之評籍甚縉紳之譽循次而
進宜在衮衮臺省之間有懷不伸尚為青青衿佩之伍雖名
教之可樂而師言之不然顧此面墻曷堪乘障聞風而悅迺
於此以定交寡過未能宜如何而加教徒藻飾之已過曾切
磋之不聞儻未察官尚可及橫經之日庶其問政幸毋如傾
蓋之初

荅桂楊王教授益祥

內交通止曷勝借助之私辱贈勤斯迺見相先之誼未知所
報已足自寬某官學造淵源文有根柢以其邁往不群之氣

見於嘗試已効之間露學校之一班林先課最對闕庭者十數獨以昌言即初筮之已然何究觀之不可顧如假守於此依賢秉障實難面墻是懼事多踰度孰如既見之詳學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須衆智以迪微明載窺正始之音殊識起予之意不有師儒之託良繫民心尚資經術之餘以飾吏事

荅桂陽吳瞻軍巖

思先生而不見雅有典刑以平昔之所聞今為僚友方將分半席之共事 貽朋緘之過嫌雖以自寬未知所報某官汲古之業濟世之才淵源所漸接嶽麓再傳之緒指顧而定成桂林三捷之功雖文章不露而世已驚然禮義無愆而人何恤徒以同門之故肯為篋庫之官悵此風之缺然得吾黨而幸甚矧惟乘障夏在面墻撥煩攸難寡過則未事皆踰度孰如既見之詳理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惟求助奚止納

交以先辱之勤斯知端婦之週止可與共學儻惟嘗事洙泗之間不卑小官則豈但為趙魏之老行以為請言不能宣

桂陽謝執

起家為守曾何勞能便道之官徒以貧病雖君恩之丕冒皆廟議之獨憐竊以自昔大臣加惠多士凡待以晚成之器則養於煩使之時功如曹參才若賈誼開清淨之道必去齊而後能陳治安之書非渡湘則弗克矧惟此意施及中人自匪偷安寧不感慨某官以母我之學成代天之功一紀于茲曾莫窺其愷喜百工所職初不失於重輕乃如踈愚尤所幸蓄雖嘗試之不効而作成之有加某敢不佩服深仁圖惟薄効儻報三年之政遂及終更苟有一日之長敢忘大造

與湖南張軍判續

三館題名誰非後進六條問事日有先聲九同銜嶽之盟悉

仰皇華之疵迺如獨喜則信群瞻某官當代典刑本朝經行
卓爾達尊之德藹然爾雅之文方獨步於英躔已遍儀於清
貫富貴利達不知兩蜀之幾何議論風流當自三蘇而至此
是宜次元鳥生民之頌薦園丘清朝之休胡然江湖久矣歲
月還駟九折流俗以衣錦而為榮閱過千帆善類於積薪而
加嘆萬里來歸之近諸公迎勞之勤豈外計之無人况裏言
之有味推之在昔多枚歲晏之功意者由今竟為海內之福
其以空疎之學當凋敝之餘每事面墻所憂末路孰謂寅緣
之幸迄應慕用之私自其初筮以微名亦既終更之知免然
而願言受業曾未及門與學省之青衿摩挲石刻及天涯之
白髮奔走學 永惟修敬之 併誦屬心之入儻辱以書生
之故不宜 若責其 則有餘罪

與衡州劉守

進謁賓墀圖納交而弗果分符郡寄欣問政之有隣爰修使
聘之儀以篤邦聯之敬某官絕人德業康世才猷有聞無聲
擅圭璋顯印之望何鄉不可見淵泉溥博之功謂宜上廟朝
論思獻納之班何獨宣湖海堂弟和平之化方當綜核尤重
外庸蓋國家所以進賢而皇上於焉注意况江亭遺詠邦君
寔王佐之才且柳岸瞻言刺史有嚴廊之具永惟自昔是用
煩公將暮年報政之時奉尺一賜環之詔若某者空疎末學
齷齪散材乘障何堪面墻是懼譬諸詩植固欣依松栢之高
正使溼身猶慙廁珠玉之側佇誨言之惟服儻言謗之可逃
同寅協恭匪一人之私義比小事大尚往昔之通規

與郴州丁守達

一星于茲久不造下風之請百里而近今迥同與國之盟即
其講德之詳重以納交之早心獨自喜書不能宣某官學本

六經才兼數器每懷往事欲收南渡之功名若論後來不數
東州之輩行越在外服竟無裏言宜勞蓋自於青衫養望殆
幾於白髮陞華延閣盡歸西省之班服羨長淮迺掌北門之
管胡然自詭復此遐征避名湖嶺之間用意市朝之外令人
高仰舉世誰如若某者疋吝之餘空踈如故冒果乘障真在
面墻不圖雅故之交而托撫封之近屈公於此將物論之云
何知我者誰亦已分之幸甚何絲隙地之遇薄叙小邦之懷
膝間於齊楚之間盛衰則異江別為滄浪之水源委攸同撤
名之初歸德瀕切

謝潘安撫列薦

舉最有三周功第一雖未嘗於推擇終自切於依歸伏以最
爾桂陽已非古郡析郴置縣與廣為鄰周職方之所未聞漢
刺史之所不察三厥壤處軍事之商而其君視大國之孤嘗

因壁記以逆觀自升軍額而枚數中興至此凡六十載之間
善狀為誰纔一二人而已聞或收効於毫髮嘗掛名於齒
牙未有當路為之同辭判章至於尊達越在它邦之上突如
今日之榮豈無賢勞堪此寵異昔方岳政績於僉言以見公
春秋予人至特書以為貴儻凡流而與此將公論之云何如
某者才不逮中學非適用早嘗困於鈇繫晚但謀於稻梁豈
謂誤恩遽叨假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輒束
拘儒之見徒動無補將罪是求矧惟郡計之空重以歲功之
薄欲同民而何敢懷言上以無繇惟有再三以乞憐庶幾萬
一於免戾居常自謂殆非巧宦之宜為已乃不然竟以拙誠
而見錄某官當今先進薄海達尊禮讓諸生不遺餘力扶持
斯道如有隱憂每於衆好惡之言獨有公是非之意始以致
曲將如萬折之必更迨其既乎則併一談而弗破遂令庸陋

亦被甄明某敢不更體遷知益聖晚操屬非其獲幸而轉敗
以為功歸潔其身當務以退而為進

與湖南沈安撫

大邦維屏養言衡嶽之雄元老壯猶簡在甘泉之舊先聲所
暨群聽已早連十國以相歡獨二天而尤幸其官居今大雅
當代達尊風流蓋接於前聞績用莫詳於已試世方倚重嚴
然綺里之衣冠人忽為危閱盡程公之賓客雖三已而何愠
無一辭以自明上獨知心晚將共事况民膏之愈儻曾物望
之誰如爾承東嘉繁盛問而可數指麾鄂渚寂并電以無諱
爰進陟於西清尚來宣於南服求之輿誦謂歸衣之異遲撥
以比年宜各還之相繼蓋有定論豈曰遐征其甚矣面墻於
焉乘障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或束拘儒之見
徒動無補將敗是求豈期末路之難迺有萬間之庇顧惟列

郡共瞻周使之光華孰與諸生膏近侯之色笑其為駭
實倍等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啓

賀周左相

伏審對揚大號，清陟上公，宗社龍嘉，華夷震疊，其惟某官才
思以緝熙於天，詳學足以潤色於皇猷，自秉國鈞，獨行儒術，
許身衣職，則近古社稷之臣，借譽布衣，如久要平生之友，至
於一意孤立，三辭彌高於人情之已安，以世道而自任，遭時
其盛，親承二典之都，俞臨事加詳，入明九變之憂，患以其難
進之節，定此非常之元，是以簡在帝心，託之聖子，甘盤之
為，差學未常入，認於百官，節侯之為，宗臣，蓋亦借煩於四結，
孰與早，翊儲闈之善，晚陪神器之傳，於以嗣萬世無疆之休，
於以起先王未有之禮，彌諳昌運，度越前聞，水惟載籍，以未
詳出，勤勞之右，如某者，不足比數，最蒙保持，每
論告之四

聖善福等夷而百倍况在嘉祐附藉有周南留之詞而迄值
嘉在汙水朝宗之數轉因賀牘併叙感悚傾之私數宣
周元

賀留石相

恭審煥揚大號晉陟中台以薄海之具瞻知本朝之永賴共
聖某官蔚於雅望度越前修明允而寬慈精微而廣大德兼
最美在伊尹惠夷之間學貫群儒無程氏蘇臣之辨若論行
處之晚節則明義利於秋毫自其厭直於甘泉亦既見思於
宣室而乃越在外服殊無裏言獨上簡於帝心迄共圖於邦
采永惟論相與若淳熙弄印十年曾缺員之弗補致身二府
必詳試而為真率以序遷誰其特起召從帥聞謂見大夫之
無人權貳樞庭出諸君子之不意許謨屬耳續用諂然遂繇
同列以先登竟與舊勞而並命首有因夢卜而見用世曰宜

哉公不以日月而為勞事造類此矧爾壽皇之高蹈欲傳
神器於初潛斷自淵衷托之聖子可謂千載明良之會兩朝
柱稷之臣廊廟為之光輝華夷為之震疊其嘗瞻英表及聽
明綸累洽重熙何幸值九官之盛至馬極陋庶將安一介之私

賀王叅政

召從外間入告嘉猷擢實上宗晉叅大政共惟某官受天間
氣為世宗工粵來脩門以踐禁嚴率本直道而聞海內每陪
國論持平於左右大夫之間及沃上聰致戒於君子小人之
際仁必有勇知無不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宰事
蓋冊書所紀亟稱節誼之閑然世道相違鮮值明良之會永
惟前代孰與熙朝嘗於曠昔以觀人不待急難而求士慶曆
全盛則范韓四傑之為元祐清明亦劉呂諸公之故徒以行
藏之節初無夢卜之符有如下風無愧先進矧爾壽皇之

獨斷欲傳神器於初潛亦既多賢能堪大計先定朕志雖食
共於詢謀素高此人乃卒煩於調護可謂非常之寄托又將
之心奉道方宜宜上體朋亡之義故但申於賀幅不敢布於
私衷

賀曾同知

大號之敷元極位寄宗社於焉增重華夷之所具瞻某官天
下達尊生民先覺才濟其美可謂故國之世臣行歸于周不
忘平生之文要至於善哉諸用自牧以謙本其視韓魏歆然
之資養其過孟賁遠矣之氣利惑而不動位尊而攝恭與人
同功則急所當先之義下士折節有施於不報之仁蓋昔或
以一長而過人而公迺無衆善以名世足以任重穆乎師言
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兵本况甘盤之為舊學初無
說命之三篇鄭侯之為宗臣亦藉商山之四皓未有早朝儲

闡之正晚陪神器之傳寵光獨隆載藉解體必有非常之報
稱又將不次以登庸某久辱下交最蒙異顧附青雲而後顯
漸非十君子之倫歲尺牘以為榮徒有兒女曹之感

與湖南監司賀冬

觀其以望日增一線之功衡岳而南天與九州之幸皇華所
庇福履攸同屬乘障之有拘欲稱觴而靡及某官當今先進
薄海今名以宣慈惠和之資膺咨度詢謀之寄將明主德既
季育於羣朝對越天休斯朋來於丕社允在具依之列咸輸
善頌之誠寧復久居鴻鴈的勞之野定應入麒麟供奉之班

賀正

六轡驅馳閱勞使指三朝圖籍趣會王正連十國以蒙休并
一談而稍慶其官達尊之德爾雅之文議論蓋本之歐蘇風
流尚想於王謝道關之泰既上當君子之身義取觀願宜明

享聖人之養幸新歲律茂介春祺某最被深知尤慶善頌越
在外服雖頌花客次之無絲幸為諸生將擊菜師門之有日

除提舉謝率執

茲之邊瑣界以使華已弗理於專城將何施於列郡雖極矜
憐之感曷勝慚愧之私切以慕爾桂楊介於湖嶺中興至此
凡六十載之間善治為誰纔一二人而已率皆文次然後序
還未有輒為當路之聯越在它邦之上重念其疎愚如故哀
情有加徒緣知己之多亦忝牧民之寄惟其迂濶初無文具
之可觀或有便宜正恐官謗之不免及此殊渥曾未前聞雖
幸拙誠見錄於清明之始但虞小昂百顛於盈滿之餘以寵
為驚焉未知所補亦官獨亮二聖整肅百工秉國之鈞目具瞻
而下逮使人公器當易事而無容所既收及於微陋某敢
不更堅晚節上體深知平步近民將明於隆指劬勞安宅

庶補報於秋毫

與交代張提舉

不能勝任愧見旁觀何至之人滋為嗣掌矧嘗受察以公叔
而同弁竟復蒙成荷子文之必生積此私感難於具陳某官
大雅典刑故家文物造微之學不於殊塗而同歸正始之音
可以一唱而三嘆所宜路門委講詞掖敷言可使書生不立
五經之異庶幾帝制尚追三代之風方當歸報而停驂姑自
揔銓而寄政某最為晚出辱在後陳周雅肄三偶值勞還之
日蕭規畫一遂為代匱之人敢論伯仲之間但有子孫之託

謝沈安撫

為十國之連治無善狀假一封之傳寵有誤息雖在賴之如
初而僥逾之已甚未知報所誰實使然某官多士宗工吾君
舊學如周保傅如漢七更輟從清禁之班界予中權之寄自

其分閩曾未淹時五嶺衡山藜藿不採三江彭蠡舳舻相衝
九昔謂之盜區迺今歸於德寓粵若藩宣之衆矣誰如威望
之謫然雖二老盡歸而此豈又居之地然一變已足則他皆
不置之官矧如某者竊為稻黍濫分符竹方恐噴言之未免
豈期最課之已聞竟因借勢之私輒備聯事之數自知其審
公論 謂何與文子以同升詎敢衡陳於先進喜樂正而不察
諒惟辱在於諸生聊布謝悰他圖幸會

交割謝沈安撫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試
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某官年高德邵
實大聲宏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乃砥柱之
在中流正虛當宁之懷聊借上游之重昔者高宗之思舊學
况武之訪故人恨不同朝與之分國如公間望視古等夷方兩
乘之休願安承教

交割謝張運判

地之關員必九重之深意某從遊嘗及聯事莫堪以乘障之
未能而察州之豈易之專對四方之具自視歉然惟元戎十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試
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某官特達之資
後彫之操績用莫詳於已試風流蓋接於前聞老成典刑非
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如砥柱之在中流方虛當宁之懷
暫借外臺之重自其拜節曾不厭時五嶺衡山野無曠土三
江彭蠡步有新船以當路之誰如宜他官之不置如某者依
仁則可聯事莫堪雖驟乘以甚榮而面墻之加懼不能專對
况詢謀爰度五善之難何以克終惟直諒多聞三益之助

谷郴州丁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雖同功一體且不可以偏施况從事獨
賢抑柰何而倒植有來謙問徒厚慚願某官一代之英萬夫
之望蓋大雅典刑之攸屬將中興勲業以為期定交學省之
初聲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羈阻畧同屬茲兩郡之剛然重
以比年之歎甚動有契濶相為隱憂滿紙細書凡欲言之必
盡汎舟相繼靡為惠之不周粵從魯衛以至今曾謂湖湘之
得此遂令不敏亦苟無虞每也伎窮念安得庶漢以無治胡
然課最顧迺令雍齒之先封相公論之云何懷自知而甚審
謂我宣勞而弗遜因人成事而無言雖則善鄰可想見貢公
之喜至如將母亦嘗聞子厚之風積愧之多臨書罔既

荅道州趙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揆之愚分豈無愧於積薪意者德鄰嘗
有心於推轂與來謙問益感表察其官大雅不群成功可紀

本其素履有嗟乎麟趾之風試以專城殆莞爾牛刀之戲期
年於此績用誰如以頌聲載路之傳宜召節自天而下如某
者學非適用才不逮中曷堪一障之乘徒藉餘波之及遂令
不敏亦幸苟安鄙以下而無譏自知甚審鄭有功而見後公
論云何尚期未替於邦交庶幾可明於使指會言伊邇屬望
惟深

與湖南范提刑仲藝

宰旅不居過家蜀道師言未穆珥節湖陰夫人以引去為高
吾黨以留行為幸矧如聯事昔在從游某官經明而行修宇
定而光發以中庸大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文奄
有衆作周行斯久譽處誰如徧抽石室之藏分治天官之目
上方鄉用胡自喜於懷章公固倦游然重違於追璽永惟先
正名滿天下亦越太史動合古人時則有若熙寧元祐之間

位皆不過學士諫官之選惜者舉世至於渡江歸然門戶之
存籍甚弟兄之望猶未大用顧且遐征四方典獄之官於今
不多故國世臣之謂舍此安歸其空踈如初哀情已甚自別
脩門之後浸亡當世之交曾謂盍簪於焉乘傳惟無補一毫
之故人其謂何乃有采三益之期天實為此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啓

答王荅判

貴名方起誰不納交暮景已侵胡然辱贈豈左右之過聽以
往來之游談否則好謹將以成大願此道之不作當古人
而與求其官學足以達原言足以行遠博極百家之說斷以
中庸奄觀三變之文歸於爾雅如迫逐功名之會則從容議
論之流嘗試緒餘爵為舉首况廼占五緯蓋荆州分野之祥
而其應三魁皆歲養同門之舊天無虛象事未前聞永惟興
宋以及今僅見聚奎而有此信如公等端為時生曾謂陳人
可堪華問某方恨盍簪之無所不圖乘傳之有期先之報章
行矣拜况須乃留更僕盡聞他日之行藏恐不俟駕車已繫
吾人之消長

答長沙宋知縣謝解

舉處甚休計詣何晚聞之有識僉曰攸宜共惟國家之多賢
本於科目之取士蓋以遠大之業在於章程之不違招徠之
公甚於聲譽之兼採所思亦多新進少年斐然之作不必能
得故家舊族試可之才誰為羽儀增重場屋某官中庸之學
爾雅之文奕世源流一家機抒士無知己固宜連枉於有司
人亦勝天豈能厚誣於君子矧如門戶屬此弟兄蓋嘗聞乾
道千佛之經尚未繼天 三人之選惜者有日意其在茲某
偶因來傳之來遠託 之舊喜於善類上賢能再拜之書
憂在瘼官無直諫多聞之友

賀范提刑

慘別吳門未知後會來宣楚甸乃與旁觀爰方拂簾之初宗
甚盍簪之喜某官清朝聞望昭代典刑富貴功名雖今多主

風流編藉如公幾入蚤結聖明之知浸躋准要之路過家上
冢陳義固高攬轡登車須賢為急言念江湖之阻嘗煩廊廟
之憂茲惟祥刑可以弭盜苟君使無訟用能鞠草於園扉則
人自不寬安得弄兵之赤子少承以此端歸有期某嘗託下
風又聯小事平生久要誠知不遐棄之心世事多違恐有母
疾驅之詔

答諸郡賀冬

十國為連仁聲相逮七日來復福履攸同乃如蒙成敢不胥
慶某官以縉紳先生之望為五等公侯之尊政與時新既於
昭於永譽天惟民視宜茂介於鴻休過觀上考之聞即對端
歸之龍某相依幸甚善頌云何敢以景於南至去極漸近之
占以為剛自外來為主於內之應

與趙安撫賀正

元年正月肇開與物之春同姓一家均被自天之祿迺如胥
慶矧在焉依某官以當代之英作大宗之翰如晉二丈而受
彤弓之賜如武五宗而分赤社之封方茂對於寵光用曹乘
於穀旦某幸聯小事竊借餘光喧馬盍簪遙想朋來之頌燕
毛序齒宜端天揖之班

與張運判賀正

元年春正月式會乾初名卿材大夫宜居泰內迺如胥慶矧
在同寅某官累朝故家多士先進以道山蓬萊之舊出童計
書以國風雅頌之流下行吏事方曹乘於穀旦將茂對於龍
光某偶托下風每資餘潤豈徒使騁致憶別之雙魚所冀
工歌聽勞還之四牡

荅郴州丁守

未見心昔尚牽於毀譽同功而同過今迺得於戚休永

惟世道之相違大抵交情之不篤苟如失意即杯酒以相
借曰故人曾縈袍之足戀孰有惟鄰之厚見於方事之殷况
復蒙成遠先濫賞以固察此有分財自予不以我為貧之風
人得謂何蓋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之類幸而論定竟以功
遷是持九五知人之明與夫二三執政之力曹丘未免人皆
多季布之賢徇監不言上必重相如之賦何卑謙之已過謂
竊謂之云勞無故得之不勝懼甚恨其人米謝初非求安世
之名好以事為功正恐獲高止之罪願言深戒庶以相安

賀劉殿院光祖

先奉恩綸進司風憲上念深矣帥言穆然某官高明有融中
立不倚學得其要宜在四科之間論歸於平不致九流之辨
而又養以靜重發於謙和自肅朝端益隆物望生者一臺之
長眾諸三院之聯蓋啓沃帝聰必獻納司存之久而維持國

是宜名實上下之孚宜曰序遷政惟衆允別屬清明之始方
漢是正之賢譬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孤立一意素
有
之輪之名爰舉宏綱以聳群聽行述百年之憲逐躋三事之
班某辱在下風頭蒙異顧雖上體明亡之義不欲自言至若
勿器使之恩敢忘歸德

賀林察院選

光華思翰進司風憲方棘闈之試士豈無周行以烏府之頌
賢嘗不竣事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薄海令名當今大雅
以運量不窮之才而養以靜重以正直無偏之操而發於謙
和筆未結於主知固已孚於物望永惟國勢莫重臺綱何近
事之不然而缺員之弗補孤立一意公素有埋輪之風譬咨
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除書所播群聽無譁某辱下交蒙
蒙異顧平生自附固深知久要之心忝道方車宜上體明亡

之義

除選判與交代傳提舉伯壽

筵蹟周行辱茲後進觀風漢部愧在前陳雖忻道舊之有期
亦懼告新之無狀靜言久要欽逢肯來某官學優古人文妙
天下以大學中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音奄有衆
作科名甚偉譽處誰如徧徇口室之歲分治天官之目爰方
鄉用胡乃倦游永惟先正徇國之風不數宣和在庭之七
忠孝奕世莫溢於一門出入三朝未離於五品七方太息公
已端歸某瘵曠之餘覆設何幸况尚聯於小事而近託於下
風然陽子之去春陵遂看堞麻之節而賈生之對宣室訖蒙
前席之知恐公此行孤我所望

謝宰執

擢居判舉方忝攸司就界

安所部罔已見大造保全之

意或若資晚學嘗試之能伏念其語道茫然涉世疎其意惟
竊祿以為暮年飽粥之謀勢可投閑庶遂平生事現之樂豈
期遲晚乃際休明起十年家食之人拜三命踵來之寵分符
共理信撫字之徒勞乘傳察州於建明而何有矧今漕事絕
重他司督九郡之民庸餉三流之禁旅承平既久不出數端
所當取之名中興以來未免一切不得已之政况地控湖嶺
俗雜民徭正頂通變之才以權損益之術有如無以深恐不
勝其官盛德愈蒸虛心並受以其便於遷徙庶免新故迎送
之勞以其習於見聞或得利害慶興之實遂令庸散倍資生
成敢不博詢所長何副茲選邊鄙不登雖無軍旅之興之憂
銜轡其責免煩難見短之責

謝侍從

備數監臨缺然補報陞華餽運益不自安請惟厚宰之由端

有裏言之動伏念其庸跡已甚迂濶莫堪少所為燈火之謀
大不過稻粱之利偶緣場屋之困嘗錄於宗工遂免州縣之
勞浸陞於膺仕今已過望他無覬心凡其竊祿以妨賢持以
便私而畢志不圖殘枿晚多雨露之思所恨罷驚終之風沙
之力矧此湖湘之寄久為江漢之宜得通才以膺隆委職
在辯護則有遲鈍不及事之憂誼當激揚則有姑息以愛人
之患持是書生之短責其吏事之能處非其宜懷以為懼某
官言為國是志與人同苟聞有時輩之名則取作朝家之用
乃如愛蓄尤切吹噓某敢不知所感興勉其偷惰雖無補秋
毫之具安能及人然未先朝露之年敢累知己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筮言數旦准止崇臺便道之官不待上漢庭之計入境問俗
已來言周隲之勞先聲所至群聽咸若某官器愈大而能受

才無施而不宜欲請長纓直雲霄之可上尚分半竹胡州縣
之徒兮蓋其老成而上益詳於試可果煩以四方之
典獄俾洽乎累政之深仁問平反幾何人豈特庭闈之喜得
參錯十數單當知江漢之寧某阻自車欲馳聘介以浙東
西之雅故晚更知心於湖南北之司存今當取法

賀留左相

乎號昕朝正名台極兩宮嘉與四海榮懷共惟某官德盛而
禮恭功大而心小誠身有道非聲音笑貌之間事君以忠在
期會簿書之外自持國柄益叶師言至於散植壞群而無智
名哀窮悼屈而無德色燕及幽隱薰為豐饗于以成正始之
風于以谷重華之意爰被殊常之眷竟備虛左之求夷攷前
朝蓋有不備官而專美迺如近制率嘗與次輔以同升舉世
翕然惟公宜此某辱知最厚頌羨尤勤况未免於驅馳尚有
煩於顧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
傳或托名於不朽

賀王樞使

疇庸左轄正位中權渙號之乎群聽惟允某官直方以大中
正而通德雖盛而愈恭義可為而必勇功名自許無愧社稷
之臣富貴不渝尚餘湖海之氣自參大政益展壯猷苟利公
家寧顧便文之計務先天下不知折節之難于以成正始之
風于以谷重華之意爰被便蕃之寵進惠宥密之司聞之師
言久矣上意蓋小宰若今中丞未曰柄臣而大尉為右丞相
厥有故事將以託國豈惟本兵佇聽文德之麻以祚中興之
運某辱知最厚頌羨尤勤况未免於驅馳尚有煩於顧恤雖
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托名於
不朽

賀胡叅政

擢陪大政就翊洪樞二柄同歸四方歸重某官才全而德懋
實大而聲聞尚友其人皆前修之輩行事君以道必平昔之
之規模永惟絕俗之資豈有格天之業宜簡知於睿主遂夾
輔於昌期而况瞻言坤維代有人傑范蘇二氏緝熙元祐之
休雍衛兩公弼亮重華之盛以是邦之問學知今日之訐謔
若乃大明生於東伏群陰於將旦九河注之海屹砥柱於中
流則在公身尤關世道某側聞渙號倍激懦衷雖深知久要
之心而敢犯朋亡之義愛之莫助有懷未免於感興老矣無
能所恨不堪於驅使

賀丘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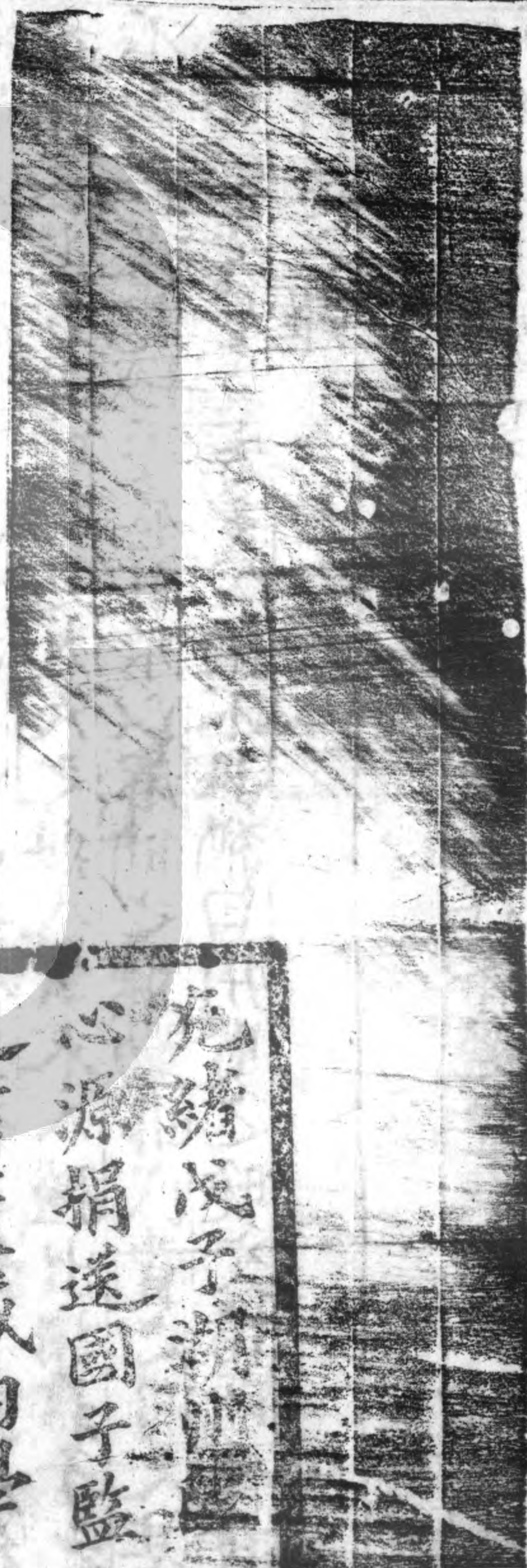
顯承天寵晉貳地官渙汗之揚師言惟允某官清朝偉望昭
代英才風人二雅之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効蓋出緒餘

頃從畿甸之聯來定曲臺之禮九所建白色動冕旒立皆施
行功在宗廟則是遠交之好誰如專達之才豈煩使之徒云
將寵光之仰至求諸掌故在此勞還屬省禁之缺負宜周行
之循次上方弄印謂見大夫之無人公未入疆出諸君子之
不意徑從絕域逐扈甘泉以睿簡之彌勤非民曹之可久某
受知最厚積喜實多公論不枉猶曰用賢之晚交情所屬政
惟行道之難

上嘉王賀冬

鳴鑿順動舜禹交歡樓玉崇成姜任胥慶宜惟元子對越昌
期宜膺萬福之同允屬一陽之始共惟 皇太子大王仁由天
受學本聖傳語及三宮亟見津津之色講聞六藝曲垂豐豐
之聽惟有德以彌新將以剛而俱長稟時丕祉為國允良某
壽隆知可無善頌今夕何夕當觀乾健之潛藏雖休勿休

更玩囊身之修省



光緒戊子朝
心源捐送國子監
之書匱藏南學



